

I  
sit  
on  
the  
edge  
of the  
volcano

包慧怡 著

# 我坐在火山的 最边缘

〔增订版〕

诗是一切告别中宛如开场的试错，  
也是所有漫长的坠落前闪亮的幸存。

I sit on the edge  
of the volcano

青年诗人、学者、翻译家包慧怡

首部诗集全新修订版

收入十首未发表诗作

文  
景

Horizon

我坐在火山的  
最边缘

〔增订版〕

包慧怡 著

I  
sit  
on  
the  
edge  
of  
the  
volcano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 / 包慧怡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ISBN 978-7-208-16851-0

I. ①我… II. ①包…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37958号

书 名：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

作 者：包慧怡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沈敏 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851-0/I • 1940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 目录

## 辑一 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

复调

雪橇上的双子座

雨

Rimbaud

梦魇

Yoland

听Bob唱歌

冬

Venezia

春天，我的眼睛化成一只鱼

连

Claire

梦一则

给我错过的小姐姐

## 辑二 青苔学

消失

All Porcelain Is Cold

吟游诗人之秋

变形纪

One Piece

黑匣子

百叶窗

花儿与浮沙

青苔学

## 辑三 凯尔特谣曲

去墓地——访空村修道院

[岛屿生活](#)

[节日](#)

[致未婚夫](#)

[嘉年华结束了](#)

[漩涡](#)

[世纪末的严霜城](#)

[黑死病](#)

[收割者](#)

[关于抑郁症的治疗](#)

#### **辑四 异教时辰书**

[1. 晚祷](#)

[2. 垂怜经](#)

[3. 诗篇](#)

[4. 晨祷](#)

[5. 辰时经](#)

[6. 羔羊经](#)

[7. 午时经](#)

[8. 告解文](#)

[9. 夕祷](#)

[10. 素歌](#)

[11. 夜课](#)

[12. 申正经](#)

#### **辑五 巴黎残篇**

[城堡十四行](#)

[管风琴十四行](#)

[旋梯十四行](#)

[鳗鱼十四行](#)

[悬壁十四行](#)

[溶洞十四行](#)

[圣山十四行](#)

[向日葵在歌唱](#)

爱人的阳台上有燕子剪过  
抵达索尔格

## 辑六 地球仪布鲁斯

Intro  
天狼星  
水瓶座  
月球内部  
动物寓言集  
地球仪  
地心历险记  
Coda

## 辑七 灵泊

灵泊 (for HD)  
我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  
灯塔  
在托尔金墓前  
奥康纳桥上的缎子鞋  
婴孩  
石器时代  
慢  
鸛鸟  
小心火烛

## 辑八 最初的环形山

露台 (for LY)  
E, etcetera  
情人的天花板  
田纳西  
你  
液体的星  
雪

发光的长颈鹿 (for WP)

情人

塔楼

拥抱

未来派画家和他的女朋友

北苑的星

鹰潭

无题

鲸

想起我的恋人们

圣诞

旅行的问题

雪天

#### 辑九 布妈妈童谣

致阿丽思

沙漠巨人

格格巫

第四季的小孩

布加风

耳丁

我决定去穿个舌环

云霄飞车

[marvenu]s

双河

树精

湿岛

水仙

风屋

哑树

#### 辑十 被遗忘的海岸

云

[爱情终结日](#)

[蓄意寻找与偶然相遇](#)

[四叶草火车](#)

[天使](#)

[图书馆杂章](#)

[游园](#)

[火柴](#)

[红沙发](#)

[虹](#)

[关于诗的七个非自然段](#)

致缺席者

# 辑一 新奥尔良

(2007—2010)

# 新奥尔良

我们之中谁都没有到过新奥尔良  
当我入睡，蜘蛛坐在我眼睑内侧织出船形白霜；  
我听见人们纷纷盛装，涌下阳台  
涌进大街小巷，涌向码头，癩痢的墨绿色新月  
把一张张布满叶脉、河水般逆流的脸庞照得透亮

那座迷人的尖塔，那倒在它刺枪边  
仍在微颤着渗出血液的紫色云块  
那些被晨雾削去了脑袋的老绅士  
他们用手杖敲打彼此脚背  
他们朝四面八方不存在的面孔脱帽致意  
一枝枝圆形的黑伞（为抵挡一场不存在的暴雨）  
匀称而耐心地散开，仿佛用炭精笔描过

在新奥尔良，我父亲爱我，我母亲  
不再沉默而温柔地浇灌窗台上的蜀葵；  
在新奥尔良，曾经有一个人  
虽然我是独自坐在投下阴影的风车旁；  
在新奥尔良遍及世界的日落中  
痛哭被认为是轻而易举的  
并且实际上也是这样

那里有所熟悉的一切  
绿桤树、纯净明朗的夜晚、糖霜做的船、爱

虽然我从未见过它们。

2007

## 复调

你走进我如同走进一顶嵌满镜子的帐篷  
一个你头朝下在屋顶上吹着口哨踱行  
一个你从深邃的谷底凌空飞去  
一个你被拦腰截断，在面具下朝你俯冲而来  
一个你被光束刺穿，通体晶莹地伫立  
每一块棱镜都是我进碎的身体  
我从不曾深深地拥有你  
多么焦灼我想收藏你在蔓生海藻的水底  
以至于变得光滑、凛冽而坚硬，只可反射你  
我反射你的美好如反射悬崖边捕捞白云的山毛榉  
我反射你的虚弱如反射搁浅在沙上的海胆  
雾中的日子多么适意，它舒开柔软的腹部像听到远方汽笛  
我反射你的拗执，你的叵测，你的不朽  
如同诉说我自己，用冬夜里雪片亲吻雪片的声音  
我有百千颗玻璃眼珠被抛掷到你脚下  
来回滚动；星星的金色碎屑在你专横的眉梢飞溅  
你的身影滑过我众多的身体，瞬间又不知弹去了哪里  
你走进我如同一个迟迟不肯按下按钮的伞兵  
我有百千种疯狂炸裂成中弹的蓝鸟  
纷纷被你路过  
一个你越坠越深  
越来越是我自己

2007

## 雪橇上的双子座

他们有湿润的爪痕，纤长的脚踝  
可被翻阅的目光与爱抚  
他们莫须有的秘密既冷且脆  
他们在深深的井底等待石块

断断续续的双子座  
被保存在玻璃珠中  
只能弹跳着相爱

他们和他们的小阴谋站在青绿枝条上  
他们寂寞地望着你，匆匆笑起来  
雪橇上的双子座  
雪橇上的双子座  
每当窗边有灰鸽子停落  
我就难过地唱出声来

2007

## 雨

……是的，我想她多半不会生着掌纹  
自从失去了天鹅，丽达沉入水中……  
变得如此滑腻

镜中封冻着因倦怠而垂下睫毛的秋水  
镜子过于明朗，无法充当深梦的航船  
在高高涌起的污水表面，在月亮近处  
柴油彩虹溢开的地方  
肚皮鼓胀的耗子漂起来……

我素未谋面的小伙伴  
在暴雨中跑步，他说要不了多久  
黄澄澄的南瓜就会漂过来  
黄澄澄的南瓜就会漂……

像死女人的长发在浪隙间相失  
忘记阖上的书页中探出金书签带  
伴着浊流的魔语摇摆，绝不轻易放过彼此……  
一只巨乳在岸边鼓起

一对巨乳在月下弹跳追逐  
丽达未干的素手搭在酸黑刺李的枝条上  
仿佛忆起深旷的初吻  
浅灰绿色积水漫过她嘴角的笑涡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城里的人

不再穿散发着橡胶香味的雨鞋出门……

不再有及膝的积雨恰好撩拨着雨衣的下襟  
桥面上褐色、乳色和暗碧色的水流绞成发辫  
乘微风舒开的翅膀，窸窸窣窣的月的残光  
来回梳理着波纹的细小红掌……

我是一个焦灼而无望的恋人  
却由陌生人为我梳理青丝。

2007

## Rimbaud

早先，细雨桃花屋檐  
韩波拖着渔网来到院前  
他倒出海马，洗干净海葵  
非要替我打一只天青石手镯

我反驳：我所爱的  
碧亮的尖吻飞鱼从银河下游射下  
刺入牧童耳廓，黄色晚香玉丛中  
珠露倔强，蚱蜢轻透  
人绝无信仰；我要的首饰：  
一种蜿蜒、吱嘎作响的红

用左手抚开右手每根指头  
硬而珍重，像为星星别上蛋白石  
外部没有欲望  
可是如此具体地诉说一件事  
……怪不好意思的

他说：为什么是我  
我知道你不读韩波。  
我就把蒲公英种籽朝他脸上吹去

2008

## 梦魇

我不可能告别过去

我是我的过去

除了灰烬我没有别的形体

你属于这形体

梦魇，傍晚的牝马

a night mare in the dark

它飘拂的鬃毛是白色的

你的马靴更黑

卵石上的光晕是圆的

噩梦，地球的裂缝

星星从中漏下

星星是上帝的指甲

圆滑，锐利，敲碎马灯

我在湿而黑的深处

小声读一本陌生的书

对其中一首诗赞叹不已

我醒来，想念给你听

醒来绝非易事

2008

# Yoland

雾月，霜墙开出花钟  
拂晓的中指在海面兜兜转转  
……纸质的犹豫

我将前往约蓝，约蓝。  
白虎梳妆已毕，樱桃儿忽闪  
径上的影子卖是不卖？

人们将终年佩戴绿松石，竞相把左眼  
抛入森林的青花瓷盘

还有人相信萤火虫吗？  
它们漫天扬起……

难辞其咎  
这世界注定变绿。我醒来  
仍见你呼吸匀称，睫毛委婉

2008

## 听Bob唱歌

再也不能放肆地甩头了！  
就算听着Bob也不能  
我若不知趣，就会无声无息地倒下去  
在插满杏枝的杏仁沙滩上  
松鼠群驰，仙人掌力透纸背  
七个耳洞的猛犸象踩过我，迫我清点  
过往错误；把小而尖的鹦鹉螺  
从左手倒入流血的右手  
谁用手风琴拉出弥天大谎  
鲸鱼风筝，我的脑袋  
线总不够，而且线头在哪里啊

我昔日的友人倒在涡状菜畦里  
风车为他们揩灰洒水，我不  
我不怀念你们！颈项交缠着  
下落不明，是最好的林木  
我只想在日落前收回脑袋，雨中乳灰色鞭炮  
令我隐忍地哭

哪怕听着Bob也不能放肆地甩头  
除此还能有什么惩罚？！  
被蓝孔雀经过的金槭树

2008

# 冬

我知道，冬天是最好的  
纯色的树木纤细，硬朗，不再多说  
人们变得聪明  
晴和，警觉，像一块玉  
深深的刻痕  
慢下来的眼睛

当消消停停的雪  
落到我脸上时  
一个小声音尖叫起来  
在我心中，一只一只  
脱缰的蝴蝶

此时微光粼粼，深冻的土地  
握铲子的人不久就会前来  
每次翻转  
都降落在  
一颗不再多说  
厚重的心

2008

# Venezia

不，我不为你采摘草莓  
不会将尖尖的玻璃编入你头发  
我不为你磨制海螺镜子

当我坐在贡多拉上，我看见  
云的五官  
即将被霞光凿穿

水是致命的灰绿色  
新焚的烟是瓷蓝的  
我襟眼里的花朵是淡橘色的

今天清晨倒在车站的男人  
耳孔里钻出的甲虫是菱形的

听着，我不带你去看灯塔  
不会将草籽植入你头颅  
不会为你写一支平均律

城市咬住自己的前蹄  
徒劳地为我诉说金色

岸上的人正有秩序地死去  
带着对称的罪业  
步入一场漫长的月蚀

那个绝望的老人已经染黑了鬓须  
他甚至搽了一点胭脂

不，我不会拐过这座桥  
不会在醒来时抚平你的嘴角  
我不会和你谈论威尼斯

2008

# 春天，我的眼睛化成一只鱼

春天，我的眼睛化成一只鱼  
我不能好好地握住蜡笔

我所熟悉的灰紫色枝桠在抖动  
月亮在抖动，影子卷作牡丹  
攒生敌意

春天，我的眼睛化成一只鱼  
善始善终是唯一的禁忌

我必须背过身去，让一个不存在的人  
目送我在树下忽暗忽明

我的孤独像砂一样埋下来  
我的指尖像枣一样硬  
我的碎片像回声一样凉

我的眼泪像佛法一样尊贵  
我从未见识过它

春天，我的眼睛化成一只鱼  
我没有力气避免爱情

2009

# 连

开始写这首诗是个错误

我喜欢这错误

当我开口，我就已被自己拒绝  
一握笔，就攥着一段中空的骨头

我从未学会坦率，所以我没能  
告诉你许多事

我的舌根连着古铜色的蛇

（现在它们已经打了死结）

你的声音连着一个不曾拨出的电话  
你的掌纹连着不通往任何地方的线团  
你的背后

正炸开和你一样美丽的玻璃

你的屋子连着一口答答作响的深井

你的眉毛连着一只装满雪片的口袋

你的指环连着许多透明的指环

（你喜欢在其中跳房子

虽然你看不见它们）

你的恋人连起你所有的停顿

你的猫不爱却真正了解你

它喜欢透过锁孔

看你切削一只并不存在的柠檬

你的夜晚从未连起过两个白天  
而你并不犯愁

2009

# Claire

她需要雪白的纸张，鱼一样的蓝裙子  
嘀嘀嗒嗒的小座钟

她淡蓝色的双腿溶化在松木梯子之间  
她唱歌的嘴被安在雨中火车的额头

当她感到肚子饿了

颈上就挂满亮晶晶的樱桃核

（它们沉甸甸的，里面  
游动着蜜黄色的小箭头）

当她松开手

两颗淡蓝色的眼珠总是同时滚落到草坪中

树木……

蔓生移动的废墟

青山阴晴不定

Claire, Claire,

一切都将以完美收场

我们是躺在注定无害的手掌中央

她走在金龟子汇成的溪流上

扣着永不忏悔的小指

她不在晴天动人魂魄

就在雨天恸哭

2009（给侯麦）

## 梦一则

昨晚我做了个完整的春梦  
梦到我立在黝黑的衣橱  
倒挂的皮草摩挲着耳根  
从两扇橱门狭窄的缝隙中  
一只手指探入我的身体  
并且长时间放在那里

后来这手指开始发芽变绿  
把青葱的液体泵入我的静脉  
我的肚脐变成了蓝盈盈的灯笼  
（你一定不会忘记奥特曼）  
我的乳房变成了通红的火把  
我变成了苦恼的刑天  
因为再次弄丢了斧头而垂首伫立  
沮丧不已

再后来我就变成了晶体管  
缤纷的灯泡从我体内打出花体字母  
再后来我就耗尽了氖气和磷  
而那只手指仍在不断分岔，枝枝丫丫向上舒展  
直到探出我的耳廓，坠下几颗莓果  
直到钻破我指尖，发出沙沙的声响  
直到我在这个春梦的末尾  
变成了达芙涅

于是我和衣橱里的其他月桂  
开始动手创造风；毫无疑问，正是我们的树叶  
在颤栗中创造了风。正如桃树创造四月的和风  
枫树创造十一月的季风，我可以一直数下去  
要不是一阵突然袭来的  
辉煌的凉意  
使我垂首伫立，默默无语

2010

## 给我错过的小姐姐

这是一个噩梦，  
而且我们不会圆梦。

——《古兰经》12：44

小姐姐，为你写诗是不可能的  
当有人在冰冷的夜里独自离世  
写诗是野蛮的

然而不写亦不可能，如今这是  
通向你唯一的云图  
我们都贫瘠

除了  
相信此世绝非最后  
睡莲背面另有无尽涟漪  
而诗歌是你我  
勉为其难的虎符

本不必如此寒碜，本来  
那日我们该坐在橙黄色的店堂  
摆弄白色纸巾，细看颤动的日光下  
一枝绢花的阴影  
百无聊赖，说起普拉斯  
或者避开她，像避开一句谶语  
本来我们要去听一场昆曲，那儿

春风又绿，杏蕊烂漫，杨枝款款依依  
花魁娇娜不胜，心意已决，眼里跳动着  
激越冰冷的欢喜。你未必喜，可你  
绝不能无动于衷

不能就这样隐入深邃无边的夜里  
一片割伤夜空的月白瓷器

小姐姐，我已两次错过你  
再不可能错过你。你已和棋  
再无噩梦，且看那月下绵延的沙丘  
有怎样匀称而无谜的呼吸！  
它们也曾长久啜嚙：死亡不过是生之月蚀  
那无光的旋转恢宏、迟缓、斑驳不定  
确凿无疑，原需永世的耐心。

2010

# 辑二 青苔学

(2011)

# 消失

预感是穿过灰色晨雾行走的  
细棕榈。冷却已久的十指上  
试探着碰响的圆戒指：北方之星不在此。

我修习独处的功课，为了不致迷恋风雨  
我高悬在碎玻璃中小心掩饰  
属于缝叶莺的乐趣。

空荡荡的石厅堂，空心巨大的柳树床  
徒劳地呼唤霜雪，而陷世界于不义的旧君王  
我多想拔剑出鞘，温柔地滑下你眼睑——

那上面的细纹已汇成一页先知书。  
土星的阴影已铺满林中路，云穹的裂缝中  
正迸溅出火焰垂怜曲：

回到地面上来吧，人类的孩子，趁黄昏  
你可要慢慢地学习消失  
不可对自己的花粉以身相许。

# All Porcelain Is Cold

所有的瓷器都是冷的，所有的糖锯齿  
切削我的大拇指，带来宜人的薄霜  
药片月亮嵌在远窗：橡木十架上失窃的圣物  
那空白圆得荒唐，要看一切如何收场

我的小丑昨晚跳上胡桃床

“你冷了，要加被子”，把一袋荨麻倒在我胸口  
可是太滑站不住，所幸小丑手灵巧  
飞针走线固定好，我就自豪地被赐予

一座高耸入云的绿峰，在双乳中央，溪边有羊群  
操练着雪白的圣咏。我乃自然本身，现在你还不相信？  
去找她呀，她才是深不可测的猪笼草  
你甚至不需要有阴茎

这儿冬天来得太早，雨水酸度真小，你就快  
反刍了！我的孤独是一口腥绿的毒井  
你休想提炼出甜腐乡愁。所有的瓷器都是冷的  
是冷的、冷的、冷的。你可愿

拢住它。

## 吟游诗人之秋

恰如春天被一根虬曲的食指  
从腐殖土中推出，我听说  
秋日将来自高空。

好人儿，你且上我的露台来  
赏落叶的临终敷油礼，原谅那些人  
急于行善的乡俗。

从纯金瀑流深处纺出纤亮的蜂蜜  
这以心传心的秘仪——卖掉你的鲁特琴  
高筒袜、小行星。

休再提起远方伪装成海岛的鲸鱼。  
冬天近了，我已溶成蜜酒、灯火和陆地  
好人儿，你怎么还不做决定。

## 变形纪

葡月，红狐掩住一个呵欠  
我去林里讨一碗光酒  
要不是纯金树叶的洪流  
中途汨汨淹没了我——  
现在我已经烂醉如泥

闭上眼睛我祈祷能看见极光  
不拘蓝绿，不必口吐卷枝牡丹  
然而直到我变盲，也不过  
对星渊的纹理多了些地质学的认识；  
捂上耳朵我以为一切将安静

——还等什么，就让我蜕化成森蚰  
乘青鳞游弋到你的腿根，让我分叉成  
甜软的信子，围起比数学更圆的宇宙  
为了让你无处可遁  
在终点咬紧我冰冷的舌根

我要令所有的天国沦陷  
从琥珀中摔出你寡言的不朽  
我将背对昴星团立在三岔路口  
朝过路的巨兽洒下轻细的花粉；  
失去舌头我以为可以藉着爱你

爱上月光下扭过田野的蚰蜒——

直到举世的冰雕融化，露出永沸的内核  
直到水银注满我的子宫，星川也废去  
直到我在涌出光酒的虚掩拱门前  
郁结成一只透亮的梨

# One Piece

我错看一步棋，把月亮输给了女司祭  
得到出海的勇气。愚人的石榴大笑着  
呕出绛红指令，地球仪倾倒  
重力是我仅剩的权力。

我没有可旋转的脚跟  
生来已残疾。别用退路取笑我  
数亿年来狼奔豕突，古生代暗影幢幢  
是我手背的青筋。

听着，你我注定要返回大海  
返回曾是海沟的山巅。三叶虫、鹦鹉螺  
火蜥蜴，他们所有无害的嗜好啊——  
少年逆光抛起金柑橘。

## 黑匣子

今夜异乡起洪水，把菱形夔平铺在视网膜  
又卷来两名落难者：一匹斑马和一个人  
人被条纹勒出水来，应该很疼  
斑马失去条纹，显得很冷  
在我快速眼球运动的紫红露台上  
他们彼此追赶，踏开柠黄花瓣  
争执不休，坚持自己有更深的创口  
我瞳仁的直径  
是他俩不偏不倚的间距

后来我终于受不了这潮湿，从耳孔垂下常春藤  
海马们老练地跃起、滑下，仿佛身经无数空难  
“这梯子扎人！”那是虹海葵的声音  
没人理她，因为海啸就要来临  
潮水已涨到鼓膜，再没有比振翅欲出的海鸥  
更令人瘙痒的事了！转眼它们已遮天蔽日  
在内耳深处，吸饱水分的蓝钟花  
敲起丧钟，为这一刻  
她已等待了一世

忘恩负义的圆伞菌，连你们也要抛弃我  
去龟裂的国土驻扎七彩帐？所有菌丝飞扬的子实体  
都绣着我喷火的盾形章：血岩浆正在山中开辟航道  
你们没有好结果。被缚于钟面的奥菲丽娅

坠落崖底又升入苍空，她已匀速走光了一千年  
静观自己粘满石龙子、水蜻蜓和红嘴唇的发辫  
不断松开、打结，此消彼长

你知道，我并非自愿溺毙  
只是少一支金针浆。

## 百叶窗

听说它擅长纪年，我可只会  
偷偷猜想纯粹的重负

落地玻璃上密布的雨珠  
在清晨遮蔽了远山  
我怎能相信昨夜的梦境  
悄无声息，像羽毛播种在麦地

一寸一寸踏入栎树与冬青的深蛹  
用眼睛梳理它们淡蓝色的前胸  
我就要变得和灰喜鹊一样  
充满浮力，简洁又警醒

可是阳光又开始细细生长  
世界又随着风向一点一点变绿

我又不能坐在百叶窗前  
轻轻地，准确地  
撕开棉花深处的秘密

## 花儿与浮沙

“那城有一万两千玉带桥，箏音汇作白绫波  
托起青月舟。魔术师放出含剑的苍鹭，人们弃绝了  
以豹皮铸币的小嗜好，可汗辖内  
海棠盛世，摇光率众星来拜  
凡鸟都可安身立命。”你一天不轻信  
这浪漫的行进曲，就把风信子的绝命歌  
错会成催促返乡的伽耶琴：花园深深深几许。

当金秋最后的枫糖裹上你  
心中郁结的橡实，它到底被证明有毒。  
可你已经全身麻痹，甚至看见星斑羊  
在可汗膝上露出原谅一切的驯良微笑——

“我知你通经史，熟诵柯律治  
涉猎药草和苦蕒，你是梦中传彩笔  
可能画取来时路？

自救的人有福了。”金刚鹦鹉埋首剥啄绿胸脯  
备下移动的宴席：前方将穿越积雨云和小行星  
（行星是老虎的眼睛）请不要随意走动，别松开  
腰间的松花绿蜥蜴，防止它爬回泪湖底。那儿可有  
你配不上的一切：矿盐、山脉深棱、复写纸上的明日  
白度母嘴角的法令纹；那儿将涌出细腻白砂，试探地  
仿佛死神疾吻一串，温柔地填满你口鼻。

# 青苔学

最危险的颜色

红与绿。请别向我提起罗塞蒂

笔下垂死的碧雅特丽齐

当你张口，嘴唇就变得

阴晴不定，红的不再是红

绿的正艰难地拒绝

一场溶解术的小阴谋。它们是震颤派

礼貌且安静，珍重地爬上你舌根

也覆满舌底的青筋——你可曾有

一瞬的心悸？它们真正庄严，比浸礼会

更值得四季注意。牺牲与遗忘

红与绿，蔓延和消弭，可你的名字

又不叫苔丝。我靠维他命支撑，轻薄的药片

滑下喉腔的素月亮，别哽咽——

若我是天鹅，有优美透明的长脖子，你会看到那儿

仍是血与苔厮杀的战地。金翅雀衔走晚星

战战兢兢化作晨雾一片，雾中你无奈地垂着手

多像早春的老梧桐，笑着任浓绿

渗出你嘴角，说着青苔必胜。

# 辑三 凯尔特谣曲

(2012)

Leodum is minum swylce him mon lac gife;  
willað hy hine aþecgan, gif he on þreat cymeð.

Ungelic is us.

Wulf is on iege, ic on oþerre.

Fæst is þæt eglond, fenne biworpen.

Sindon wælreowe weras þær on ige;

willað hy hine aþecgan, gif he on þreat cymeð.

Ungelice is us.

Wulfes ic mines widlastum wenum dogode;

þonne hit wæs renig weder ond ic reotugu sæt,

þonne mec se beaducafa bogum bilegde,

wæs me wyn to þon, wæs me hwæþre eac lað.

Wulf, min Wulf, wena me þine

seoce gedydon, þine seldcymas,

murnende mod, nales meteliste.

Gehyrest þu, Eadwacer? Uncerne earne hwelp

bireð Wulf to wuda.

þæt mon eaþe tosliteð þætte næfre gesomnad wæs,

uncer giedd geador.

——古英语哀歌《狼与埃德瓦克》

## 去墓地

### ——访空村修道院

说起来，它的零件真简单：  
黑岩碑，白天使，塑料榛叶冠，  
雨后天缝中以微生物  
呢喃着陌生名字的光石板，  
癌症般无往不胜的厚青苔，

凯尔特十字藤蔓纠盘：日神崇拜  
与普世救赎的羞涩折中。是谁需要它们  
像抱紧甚至不标志空无的地标？是谁一厢情愿  
说着R—I—P，无视那堪作哥特桥段的  
字面双关？

“满怀着爱纪念……” 冥语已咽下浓黑的霉斑，  
“愿主仁慈看护……” 像秋阳荫蔽背光的青苔？  
偶有这样的碑铭：“倘若泪珠可筑造旋梯  
记忆可筑造长巷，我必走路去天国  
带你回来”——差不多能教人相信

最后的最后，剩下的是爱。  
那鸢尾开得放逸，他死于1918年夏  
忽紫忽蓝，分一个世纪降下的雪花  
和金绿色鸟粪一起，做着必须做的：  
蚀噬姓名，也风化造访者的足音——

为我轻浮的孤单砌起影壁：  
只有死亡值得我们结队成群。

## 岛屿生活

这是冰川时代遗留的  
巨型圆丘，这是淡金色山谷拥戴的  
灰蓝峡湾，这是圣灰树  
正顶风炫耀逝者缤纷的许愿结  
这是一场久远饥荒后废弃的牧场。

从一座岛到另一座，选择永远是假象  
从一片海到另一片，维京人心知肚明  
所以蓄长须，削龙骨，从容劈开雪鬃怒浪  
你得好斗又贫瘠，像节节败退的泡沫高墙  
才会管那叫征服——岛民们从不这么想。

他们熟知那白云，日日出没于西山  
踟躅于崖畔：它不会改变形态，投身湖海；  
他们眼中长草，细看焦石坡绵延，暗忖先祖们  
是否来自蛾摩拉；死去国王的宝座列队  
隐入浓雾与骤雨，那峭壁上独坐的老人

还吹响永不变奏的风笛。从一座岛到另一座  
从无沾受孕的番石榴到化身绵羊的山蔷薇  
奇迹是众岛的特产；从观看一幅画到成为画  
成为颜料、天青石、山脉，成为布纤维和透视法  
你想知道的一切，岛屿都乐意吐露

但别指望真相。

## 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后一日，黄昏是残忍的钟点  
矮仙们藏起绿帽子、橙胡子、三叶草  
返回日历的褶皱，叮叮咚咚像一队铜搭扣  
十二只弹竖琴的白手潺潺化作虚线  
像钢弦，看不见的接点是水晶打着死结  
发音如锡的盖尔语消弭着新月的边界  
絮絮说着海王星，上面也有马铃薯圣徒  
高举着榛树枝，又气又笑，轻轻鞭打蛇  
鼓鼓的榛果落入深潭，深红色的鲑鱼吞下它  
就是鱼腹里闪光的蓝眼睛，而你吞下鱼  
难怪温和又聪明，守护着密弥尔之井  
也懂得飞翔与筑巢，季节里奇妙的衡平。  
圣帕特里克节后一日，落日为我做人工呼吸  
然后暖暖裹着我，像金黄的枫糖雨滴  
映出矮仙的没落、侏儒的墓碑、生锈的牧笛  
和世间每一个等待恢复的黎明。

## 致未婚夫

在半光的清晨，我睁开含雾的眼睛：

白如极地的窗棂

沙沙游走的4B铅笔——

坐在地上、轻咬下唇的你，表情专注得  
让我害羞了。一千零一回，你笔端互为镜相的我  
微微启口，露出小圆牙齿，渴慕远方

眼中没有航标；手臂耷拉于床沿，折断的桅杆般  
伸向你：我知它凝白丰润，适合红麝串  
以及浮世春宫绘，一切易凋零而不可惜之事

被你的画框固定。我们从此各自  
把前尘扫除干净吗？旧相片、旧礼物，删订吻的  
蛛网编年史；说声“是”多么简单，唯它通向的

不止是婚姻。在半光的黄昏我栽下一株酸枣  
你在枝头点缀一捧翠鸟，无拘束点水滑翔的奥秘  
在禽类的脚胫，缕缕看不见的银丝线

深入酸枣树底，根茎与卷须疾涌的幽旅：  
时光总比地名、寓言总比写实  
可靠吗？当你嚼下我口中的海盐

在我们半是雨水、半是帆影的新居里。

## 嘉年华结束了

必定在玫瑰紫天穹中，星星浇铸着预言的银块  
必定在金橙色波状糙云下，秋日最后的马戏团  
把海盐与青稞遍撒了黑桃镇公墓  
腐殖土中新尸在辗转，后背瘙痒难耐  
从那里，就要蹿出礼花一样的大丽菊  
从心口，或从他们口中，高高地，高高地——  
射向那颗被误解成月亮的蓝巨星！

吉卜赛人带来了新研制的冰块接吻机，瞧呀  
只须投入一枚金畿尼，就解决所有问题。  
别怕入睡时无处搁手，肌肤饥渴症也开脱不了你  
万云深处的放浪形骸；来打个响指，匹诺曹  
束紧诛心的黄袜带，你的鼻子已经比比萨斜塔还要长  
难道你还想，踩在头骨陀螺上，为公主表演吞火吗？  
从云端垂下尖尖的棋盘帽，匹诺曹，最美的白玫瑰  
就插在你左胸，他们忙于铃鼓舞，没人在意你  
正哺育红玫瑰的小胸脯；瞧！模拟断头台最体贴  
切到末寸又升起，毫发无伤你放心，亲爱的高文爵士  
请收下我的绿腰带，把那三个芒果味的荆棘吻  
如数交还我丈夫；百头大象跳出打火匣，巴斯光年他  
快把滑梯压垮啦！一切不过是陷坑、钟摆与催眠术  
黑桃镇将被罌粟吞没，火山坑底那一排水晶骨朵啊

为什么不敢直视我？我不过是月亮，又不是那月亮：  
嘉年华结束了，都结束了……小汉斯  
跟我回家去。

## 漩涡

菠萝的金黄渗入脑垂体，弓起吱吱叫的脊，那触手勾勒着蜈蚣，永远慢一足的岛，向冰山蠕动却进入蜃景，摸不到桅杆上你晾的银葡萄，晶莹的玉兽在其中走马，海上的夜晕染我们的船，消弭着叮咚的海马，变轻的龙骨衔着昙花比酒香更幽微，坍塌里起伏的落日，被囚于不存在的沸点啾啾着反时间的唱纹，原是你播放我，腿间咏叹调的深渊在一根红珊瑚唱针上飞旋，舷窗粘满了，焚烧月光的水母透视墙上的画框：一匹天蓝色小马正涉水远去，尾巴掖着滚落前一瞬的病珠，将落未落的海蓟鞭，我打颤的齿缝间也曾飘过梵高的黄椅子，吃樱桃的脏雪，马儿打水漂用的鮫鱈鱼和碎冰片。前方的窟窿你看到吗？吞吐昨夜的船骸唐人传奇的竹筒，持灯的漩涡，下面是比传奇更蓝的次元

# 世纪末的严霜城

我的那些

萎蔫的、负重的、在霜层下轻轻抽搐的草尖  
一夜间失去了星星的记忆，况且星星是那么冷而硬  
发出叮叮咚咚的撞击声，被扫进十一月的碗柜  
把奶酪猫硌伤，去年的南瓜灯不灭，上个圣诞惨遭淘汰的  
山毛榉与冬青枝不断，刺猬蜷成星星，星星是杀人的利器

那是不被祝福的、必须冷藏的、寒碜地站在蛋糕顶层的  
糖霜情偶；那是蒙尘的，被亲手毁弃的，反复踩踏的——  
那是我们的爱情啊，曾在所有的牧月花叶葳蕤  
转眼已在冰霜草尖上压低了双翼  
羡慕着纵身赴死，翩然成吻的灰夜蛾  
翅尖的磷光

蜡烛储备不够的，人称永攻不破的严霜城  
用星星点点的哨楼、塔屋和雉堞标注你的永睡  
我们没有黑鸦信使，无须冰原狼  
忍耐是我唯一所长。我们可靠的雪巨人在吊桥上投掷火炬  
你听见箭头与蛇在胸墙上折断的声音吗？好了  
就快好了，天地即将废去，当亡者的荫谷在镜中闪光  
影子在壕沟中开出绝尘之花，我能细致入微地深吻你  
再无慌张，既然上一次，再上一次……  
也是一场遍及世界的宵禁将我送到你身旁。

## 黑死病

你用散鞭抽我肥白的屁股，嘴里骂着“骚货”  
我咬牙道：“我恨你”，你就笑吟吟答：“你爱我”；  
窗外是亚威农绚紫的薄暮，垂死的赤云搅动雨蕊  
老城区假扮童话的红砖瓦中渗出经血……  
哦教皇宫就要被经血淹没，晚钟也救不了那对长毛兔  
它们是那么白，那么无辜，耳朵铰成菟丝子，眼珠放牧着彼此心脏……

黑死病肆虐得如此唐突，我还来不及炼就  
折不断的手臂，内锁的耳廓，刀枪不入的心；我甚至来不及  
捧紧你颅骨，念一段攻无不破的晚祷词：“自深深处……”  
你也来不及忘却经验之歌，使用我如一个真正的荡妇  
既然这场病没有出路，像瓢虫受困于梔子甘露  
辨不清，戒不掉，爬不出，还天真地自命为姜太公……  
镜中你石膏像般残忍挺进的小腹，不管不顾的暴君  
镜中我眼神失焦，长发变作锚索，乳房摇成了洋流  
全在预料之中；翡翠鱼从碧泉穴向上泳动，很快来到了天蝎座  
所掌管的胯部，“最深的月海名宁静海”，“水相的人统统是猪”  
我们暂时还殷红的血液在环形管道里狼奔豕突开辟锈谷  
我们暂时还起伏的身体是半幅《大地之绿》，拼死抵御着降头术——

抱着我舒一口气吧，在这加速吸引冰山的夜间游轮中  
如蝴蝶被正确的银针钉入标本盒，万物趋向本来的归宿；  
何况尖啸与叹息已如潮水逝去，原木干燥的馨香尚可从  
爆炸论、因明学、诺斯替与曼殊沙华的漩涡中托举我们

一小会儿；迟些杀死我吧，须知在这不负神谕的黑死病之夜  
熹微前，红早獭将起义占领市公墓，替全体啮齿目押上

四十个冬天的赌注！

## 收割者

行走在龟裂的荒野，指肚情色地掠过  
每粒饱满的恶之念珠（虽然无恶可作），我这把  
俊朗的白骨扎穿了军靴，众蛆扭作玫瑰  
装点蹈空之步，我曾用趾骨反复刺入  
黑马柔软的腹部，它流血呻吟，它喜欢这样

多少君王扔掉金冠，多少教宗匍匐  
吻我微微翕张的趾骨，而我照旧颤栗着  
仰头翻起眼珠（两弯白色镰刀），篡改着波纳文图拉  
喃喃为他们赐福：你们莫求理解，但求渴望  
莫求勤奋的阅读，但求祈祷中被抑止的呻吟  
莫求清晰分明，但求混沌中切割钻石的黑夜  
更莫求光，但求那完完全全淬炼你们的火焰！

——那甜美我也不堪承受，而我早宣布厌倦一切  
白骨是世袭的锁子甲，你休想窥伺其中罅穴；  
但我能告诉你那里有什么：一挂血浆瀑布  
星星铁锈兜头洒下，蒙黑纱的仕女端坐船尾  
以晚颂点燃十指，动作舒缓珍重，不说话的艄公  
一撑杆就是全宇宙的涛声与深渊九重；纺锤飞转  
一再刺伤着公主，她流血呻吟，她喜欢这样

亲爱的，最亲爱的，我已为你凌空搭起了十架  
不用橡木、白桦、圣灰树，就用我这副无法被焚化的

俊朗的白骨（他们不依不饶地尝试惹人怜爱）

风声多么张狂，周遍我的电流多么甘冽，我横展的双臂  
在黑洞边缘坍塌，我又喝多了火焰，又发誓与神为敌  
因你之名；长钉早已备齐，众蛆变幻着虫阵，亲爱的  
你不求他们速速把你吊起，来冷却我吗

## 关于抑郁症的治疗

现在，我只需把胸中的钝痛精细分辨  
命名、加注、锁入正确的屈格：哪些眼泪是为  
受苦的父亲而流，哪些为了染霜的爱，又有哪些  
仅仅出于颤栗，为这永恒广漠、无动于衷的星星监狱里  
我们所有人的处境。假如每种精微的裂痛  
都能像烦恼于唯识宗，找到自己不偏不倚的位置  
像罪业于但丁的漏斗，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每种我不屑、不愿、不能倾诉的苦痛  
都将郁结成棕色、橄榄色、水银色的香料  
在时光的圣水瓶里酝酿一种奇迹。修辞术在受难的心前  
隐遁无踪，言语尽是轻浮，假如不是为了自救  
铺陈不可饶恕。假如可以带粉笔进入迷宫，以纯蓝  
标记每一处通往灾祸的岔口：“我到过这儿  
必将永不再受诱”，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假如我尝到的每种汞与砷  
能使你免于读懂这首诗  
——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小病号。

# 辑四 异教时辰书

(2010—2011)

Þenne a wynde of Godde3 worde efte þe wy3e bruxlez ,

“Nylt þou neuer to Nuniue bi no kynne3 waye3? …

Ris, aproche þen to prech, lo, þe place here!

Lo, My lore is in þe loke, lauce hit þerinne.”

——中古英语柴郡方言匿名诗《耐心》

# 1. 晚祷

深夜我是一棵劈开的梨木

于自己陌生的空心体。白鸚鵡筑巢在

我思想的雉堞，那些饱含风的翕动

不曾被错会成天使的莅临

单薄是我的扁舟，战战兢兢破开噩梦的雾沼

试探信仰的重量。菖蒲率领常绿宽叶植物

释出疑虑的暗香，它们已吸饱了阴影

膨胀的根须在水下织出微光灼烁的庞大地图——

属于另一个迷宫的国度；更绿，更黯，更繁复

有着不可思议的比例尺。我俯身张望它阴郁的回廊

檐柱、楣饰、墓园、大教堂，于涡流深处轻轻荡漾

那百合已叹息了数亿年。而我空洞的双眸

徒劳地向双重水底引入窸窣的碎光

——白昼已沉淀完它全部的花粉。

## 2. 垂怜经

我已穷尽所有臆造的  
启程上路的意义。当银亮的夜雨  
向我的花园注入潺潺的玻璃  
当星辰堕落成旋转的骨朵  
带来清新的寒意；当我明白星辰  
仅仅诞生于人类的瞳仁，那在地上聚敛光与虚空的  
必在天上凿出光与虚空。群星的创造  
起于凝视：多么稳泰，多精准。

而我内在的骑兵突破夜之火焰  
千军万马踢踏而来，凛冽的剑刃  
映出年代久远的应许：那专司创造的黑眸  
熟悉这应许。我已为之鲜血淋淋  
是谁钦定这无益的运输  
送我去阴影叠嶂、水生物日夜逐力的国度  
充当远非独一无二的新妇？在那里  
我将日复一日地修剪闪电的树根  
袭一身绝缘的白瓷衣裳，永远忧郁而温柔地  
擦拭一面形成于沙丘之凹陷的圆盾……

我将失神地转动古瓷眼珠，看那只角桠分叉的鹿  
如何闯入他内在的图腾；为了彰显他幽暗、馨香  
恐怖的神恩，如何奋力燃烧它耳间的枝形灯  
看它如何在魅影幢幢的穿廊中反复迷失

受羈、中箭、跌落、死亡、启程……

最后于他的卷纹中央找到我

冷却已久的回声。

### 3. 诗篇

孤独聚敛灵魂的深蓝色光束  
如在寒硬的宝石中  
即便使用精灵的纪年，我已等待太久  
那干渴已结成翅壳乌亮的萤虫，从此我有了  
浮夸而剔透的飞翔

我多么愿意降到大地上，由一位吹拂者  
引我穿过流水潺潺、虫卵簇拥闪光的深林  
与他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致命的跟踪  
无力消停。我听见第一场蓝色的雪  
寂寂羽化的声音

他不过是在走向雾状的没落，单薄的背影  
在陌生蕨类上幻化锋利的骨芽  
蓝莲之溪汇成清冽的笑涡，这一切早被记载  
有一种液态的编年史  
正静静流过林间的石磨

没有面容的吹拂者沉默地踏出蓝色  
——请暗示我：如何真正观看燃烧  
才不至焚毁自己？那起初与最末的朦胧蓝光  
以怎样的法则切换着星系？暗示我：  
你所迈入的那扇镶满晨星的拱门  
可会反转？

有怎样明灭不定的指令？

## 4. 晨祷

黎明深水翠一片

告别的动物缀满苍穹

一只隐蔽的手蘸取即将用完的印泥

把残月洒在晨曦的碧纱上

有一个人在雾濛濛的湖上滑冰

一个人伫立在深紫色花田，满脸诧异

一个人抚摸冰凉的颜料盒，怀着精纯的犹豫

还有一个踏上黝黑湿亮的卵石

竖起衣领，悄无声息地熄灭

自己在一盏盏昏黄街灯下的投影

他们全都用各自的方式

孤独地初次朝拜你。而我，你失声的

不自然的女儿，我长长的水绿念珠串起

无数玲珑的骷髅，它们眼窝深处镌着星星

口吐伞形盟誓——请相信

我虽残缺，于你亦可如此坚定。

## 5. 辰时经

秋已深了，祈祷变得困难

既然叶脉已吸饱金汁

蜘蛛停止筑巢

一张致祸的面容

已在高高抛起的玻璃球中

波光粼粼地显露

像矿脉，事物细密的金色端倪

起落游移，将大片嶙峋的黑色凿穿

或许我该坐到惯常的位置上去

面向干净的山坡

噤声的鸟雀

倾颓的木篱

向侍者点一升雪

那缠住我的古藤

与缠住那位隐蔽者的

乃是同一根

我的指尖也同样酸涩发胀

几乎要结出腥甜的青果

只有一声呼唤

穿过黑夜里众星错综的旋转，

紧扣的指骨，

变幻莫测的枢纽：

“你醒来吧——”

我醒来了

并且懂得了哀叹。

只有一声呼唤

就是全部的救赎。

## 6. 羔羊经

我是一个灰鸦之国的游乞僧，整个霜月  
写生一座疏朗的骨花园，看暮光和雨点  
于片叶无存的枝头敲断青烟，看过路长云  
把榛树勒成故乡的水墨。我目睹时光遁形  
为适合装点圣诞松果盘的小动物饼干，这禁止悲伤的季节里  
又有一羽灰鸦，淡红的细脚杆承载不动  
千斤音信，从蓝到可疑的天穹栽落，是冰棱的脆裂。

假如我胆敢闭上双眼，把左手交付右手，羞怯地探出了  
麻风病人发青起丘陵的舌头，定会有硬币轻轻落下  
在我乍暖的舌尖融化成救赎的图腾，“愿主垂怜”  
老年神父灰蓝的虹膜起皱，我从未学会正确的手势  
画一个原谅五处钉伤的十字。那前后摆荡的金盏花香炉  
是催眠链，蒸腾的没药中我们握手，尽可能真诚地  
祝福彼此的谜底，始终是氤氲里的陌生人

一切圣事都如窥私，你无从幸免  
再次被你的悲伤出卖。我落荒而逃，湖面已经冻上  
夏日的天鹅都去了哪里？数数落下的灰鸦  
无人掩埋的消息，醉洒的墨渍，数数梢间璀璨的银星星  
糖豌豆、红袜子、水晶雪橇、果冻泪点；系紧借来的杏仁舞鞋  
再数数柔软的白雪：你会以为那是旧年的蝴蝶屑  
要不是它们早已覆没了

我孤独跳动的炭精片。

## 7. 午时经

我避免频繁拜访  
隐蔽的那一位  
好使他更灵验

所有不在场的潋潋之物  
与我距离最近  
缺席是我的笙歌与荆棘

我是独影自命的异乡人，我的神  
是飘零的异乡神  
他不曾向我耳语过

同宇宙达成融洽的秘密，却教会我  
观看一片背光的薄叶  
如何在风中试探自身

## 8. 告解文

自私的巨人，你果然没忘记关紧心上  
通往荧光森林与驯鹿园的窄门。

那窥伺锁孔千年的，是被水苍玉碾碎的透翅蝶  
或是一缕陨星之尘，天使的灰烬，于子夜点燃你  
噩梦的彩窗，此时你比蝉翼更轻的叹息  
要涤尽体内尘世的泡影，情欲的永动机，假虔敬的水蒸气

我也曾提起蚕丝裙，踏着蛹做的舞鞋，侧身穿过  
光之荆棘交错燃烧的秘道，探寻我蔓生山毛榉  
与鹤望兰的废园。我见到了什么？乌鸫的鸣叫落地为水晶  
血玉髓瀑布缓缓消逝着，一部无标点的佛经。整个白天  
幽闭恐惧，我历数檐下的滴嘴兽，看雨水流经它们扭曲的双唇  
成为纯金的诅咒；夜晚又浪费了她的黑纱，流水的腹语术

终将找到一把莫须有的钥匙。来来我的好巨人  
接过这碗苏摩酒，饮青绿的月光，让迦陵频伽在今晚  
唱完十个来世的哀歌，让镜中的银河泻入你门廊  
灿若白昼的深渊。假如某一世我将忘记你  
就让我的右手忘记它的手艺，假如我注定没有孩子  
你将在冰棱低垂的烛枝旁找到你被爱的证据。

## 9. 夕祷

在我眼中恒有一只  
秋光的杯盏。那儿  
落日静静取消着地理学：  
哪儿是云，哪儿是海  
哪儿是空中的岛屿？灵动的飞禽？  
擅遁的鹿？  
哪儿是移涌的沙滩？

金橙色为灰紫注入  
大理石纹脉；瓦蓝复抽出白  
天国的泪形扶梯自云中垂下  
不知出于谁的疏忽。落日是安心的筑者  
矜持的炼金人  
无憾的彩绘玻璃师。此时寂寞纷纷  
从我无名指上旋转出六角冰晶

——繁星的深渊即将裂开  
一只宁谧的巨眼  
即将释放出虚线的貌  
此外再没有别的神迹

## 10. 素歌

落雪了。

从猝然开裂的  
时间的掩体中  
重瓣花朵开满了天穹

光之铰链在空中缓缓抽动  
仿佛经历着阵痛  
其后一切都安静

都疏落、温驯、玲珑  
懂得了新的事理  
且看那不起眼的裸子植物  
如何在耐心的托举中  
呈现崭新的风度

看雪中细密的竹叶，细密的松绒  
穿行其中的我们也曾是这样细密  
也曾倔强地负重，缄默不语  
两颗不惯于被触碰的心  
危险地降下簌簌的粉晶

## 11. 夜课

夜晚是三重的赋格曲：

纯净，使人纯净，映照纯净。

夜晚将我们的存在筛得细致光洁

我们的每个毛孔都在等待中颤栗

我们的烛台升起为缤纷的高树

枝头挂满睫毛荫凉的眼睛，我不知道

它们是我凝视下的多棱镜，或者相反。

一朵玫瑰的深渊被烛光照亮，我得以窥见

其中峰回路转的沟壑、峡谷、旋梯、驿站

各有新老房客，带一身故事，在不肯提问的阴影中

找到甜美的憩息。光之玫瑰

不是来自约瑟芬葳蕤的夜花园

也与布莱克喷薄的噩梦无涉

不是藏在艾柯无法唤出名字的修道院

也不由天真的夜莺以心口抵住毒刺染就……

只是深夜里一朵含露初绽的玫瑰，她的鲜红是偶然

她的繁复满有恩泽，是通往简洁的秘道

她的馥郁因信称义，绝不自诩纯洁

她的荆棘是她存在的先决。光之玫瑰，夜之音线

只有你配为我加冕，当曙光之刃将我一剖为三

寒碜地抛掷在世人前。

## 12. 申正经

每当我仰望头顶上黯蓝的星群  
细看它们晶体的聚集，揣度它们  
彼此疏远的意义；以为在星星衣袍的褶皱里  
窥见了昏冥不定的返乡路：  
门前繁复、优雅、凝重的巨兽，  
路上声音温柔、面孔隐在斗篷深处的守卫  
——主，我确实无法  
感激你在这下界的造物。

因为这世界不过是  
教人食用阴影，饮虚妄之露  
在不断滋长的干渴中观看辉煌的金色树叶  
在盛大的秋阳下轻舞，仿佛保证了天国；  
徒劳地生长指甲：心的磷质尖端，灵魂闪亮的赘物  
徒劳地相互爱慕，随即恨之入骨  
徒劳地借美德之名，用分享掩饰嫉妒  
而那少数的不幸者还想燃尽自己  
以宝石硌瞎双眼，为着升往高处而纵身一跃——

是的，那使我灼烫而冰冷的只是虚无。  
夜夜被移涌之门的黄金箭束围捕  
箭身长达光年，箭镞抹着名唤希望的剧毒  
密集如雨，似我藏起的眼泪；  
黯红的剪纸动物相约出没于睡眠的深谷

——我无力合上噩梦的折扇。矜怜的父曾教给我  
紫陀与丁香的知识，如今我却任凭箱枢沉睡  
任蛇与青苔  
缄默地看守锁孔。

我已步入古银色的  
虚无之疆：石像们纷纷垂下  
葡萄藤发卷，轻阖的眼皮  
滚下冷漠的水珠；它们从不轻易叹息。  
主啊，我知道，你绝非不愿涉足  
却是无力涉足。你是一团在创世中  
耗尽了自身的湛蓝火焰，眼睁睁看着属灵的碎片  
散逸在行星的网状诡计中  
无力收集，无力聚拢。

主，我说谎了。我仍感激  
你曾为我们做过的一切。现在  
是时候了，即使无望，也请让我帮助你  
守护你在我们心中幽秘的居所  
直到永久。

**辑五 巴黎残篇**  
**——七首十四行诗和三首素体诗**

(2012.5—2012.6)

## 城堡十四行

宛若花蕊的一日，蜜蜂踟蹰于光阴的褶皱：  
我们去山谷摘雏菊，不防正遇见驯猎鹰的人  
向青空放出深褐斑白的大扇子，这唯一能  
直视太阳的飞禽，此刻遵循线坠划出的圆周  
拓振以太的维度，被低空行驶的飞机擦过  
像伊卡洛斯变更了星座。有软蜡从高空滴下  
向我们打探绿野、羊群、紫堇和白露永存  
而我们的舞姿永远轻盈的秘密；打探那蝴蝶  
如何际遇的小行星群中穿梭自如，洒下  
洞蚀空间的深蓝粉末——我多想以蓝色回答  
当我开口，吐出的却是金色与番红：除却  
琉特琴、羊皮鼓，和一朵含露待放的小黄花  
我没有别的答复，除非热蜡淌下我们的眼角  
灰烬深处，猎鹰剥捡我们最纯真浑浊的内核。

## 管风琴十四行

当音符的青鸟落上点颤的花枝，当樱桃的滋味  
催熟一整个放逸的夏季，荒诞的果园中  
一种云雾神学试探我的快感纤维，阴翳翕合  
试图解释我复调的背德

当白蜡烛的黑魔术于晓事的心无补  
当受惊的野兽犄角消融，虹膜迸出雨花石纹  
撒蹄突破二尖瓣防线：“我颅中溢满泪水  
下个凛冬将长达三十一年”，常识搁浅

在牛乳般纯净的蓝草荒原，它碎裂  
当黯蓝天光在双耳瓶中飞溅；那花线牵引的  
是垂死精灵喉间的素咏，中弹天使羽化的唐卡  
还是我头盖骨中漂移的星星屑——纷纷开启

犹疑的石唇，在紫黑烫金的釉彩能面下  
恐怖地商议着漩涡的命题。

## 旋梯十四行

我以为我再也无法写出热恋的诗行：  
因为一切情诗不过是绝情之后的姿态  
当琥珀冷却，冰晶羽化成内在的灯笼  
生铁菖蒲探出石英触角，再无人将那  
  
螺旋右旋的蔷薇指尖引燃，再无人为  
心中白白升降、吱嘎旋转的木马补镀上  
深紫银蓝、金粉流动的珐琅彩，再无人  
向空洞的瞳仁吹入使人既生且盲的细尘；  
  
扫灰娘走下深喉中漆黑的烟囱，麻木地  
曳动集束的苦艾叶，人鱼最后一缕泡沫  
轻颤着逸出砂岩的毛孔：此时笔端的爱  
终于成为可能，而心中的爱披上殒衣  
  
乘坐乌鸦拉动的雪橇入谜；我以为我再也无法  
擦拭着座钟，阖上花朵络绎降下的眼睛。

## 鳗鱼十四行

倒吊人无法俯瞰的焦炭宇宙中，红巨星内坍  
取消了东方一等星若干；印度大麻点不燃的  
远古食莲佛，习惯了孔雀蓝静物于镜灯丛中  
轻轻摠倒第一块骨牌，触发的外道复辟——

升起于折痕的花园中，祈雨者烧冷陶  
高举泥金臂，坚信这舞姿（于南宋的中秋夕）  
招来了天狼星；荆冠新近修复的救主  
讶然生悔悟，为麻风病人解释着玫瑰香——

这不是我昔年识得的鳗鱼路，转换着雌雄  
梦者与被梦见者化身彼此，在点点精斑背面  
纠盘着撕扯黄墙纸，疯女已从蚕盆中爬出  
半只蝎子幽幽探出阴部，那血红刺目的一点

乃是心宿二，你竟敢怀疑占星术？来吧随我去瀑布，躺下来  
张开腿，听凭死亡的水晶鸟儿，成住坏空，轮番把我们褻渎。

## 悬壁十四行

我们追踪一只海鸥，她佯装不知  
白颈、灰翅、黑尾羽，茶色的眼珠最娴静  
以嫩黄下喙啣一抹杀人的红  
赏灰绿的海景，刚直不阿替我面壁……

他们说那是象鼻，并给它安了眼睛  
用青苔、野花和（也许吧）想象力，剩余的作料如海藻  
在山脚堆出厚腻棋盘，绊倒骑竹马的儿童  
也将了你我一军：此在的风景与旅行的象形

同将星星连作英雄和动物的科学史一般无稽  
古巴比伦人以草鞋丈量星空，眼中迸出陨尘  
于我们却是痛苦的皱缩，命定被花粉迷目……

踉跄穿梭于地图的牢狱，默念着帕斯卡  
点数所有适合阿佛洛狄忒熠熠升起的海湾  
狙击着乌鸫，当我们终于厌倦了海鸥之静。

## 溶洞十四行

从索尔格岛到公牛镇，我们脚踩一对尖啸的火轮  
把刹车握出了血：那是金灿灿的麦田，那是麦田里招展的  
稻草人；那是被枫树钻透的蓝天，那是切割蓝天的高压线。  
这里适合博纳尔（而他也确实来过），这里适合高更  
（在一个醉夜的矿物花棚里，焦黄应收敛为红褐）  
“这是我梦中追踪老虎的芦苇路。”你听那笨重的水车  
貌似做着无用功，却年复一年地重新给地球画脸。

我们把车扔在溶洞边，大笑着去看一张密封的脸：  
下垂如海星的钟乳，封圣的化石蝙蝠，被远古涡流  
驯服成梯田的石灰岩；更有石英被凿出完美的圆，深邃的甬道  
吸人，如时间旅行者的眼睛，传说这是喷涌的地下泉  
焦灼向下又愤怒向上的遗踪。从深凹的眼窝到通风的鼻梁  
从百转千回的耳骨到意外保守的唇穴，我们有缘识得  
业力锁链的寓言，却假装看不见供逃脱的那一节。

# 圣山十四行

相传那是岛，夜夜与陆地阻断  
退潮时却成为孤山，仍是一千三百年来  
众人叩拜登顶的冰片烛台；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失血的夜里，星簇如水银匕首滔滔刺下

把我变成了比干，乌鸦在穹窿深处被锈癌吞没  
铁丝龙骨拖曳我尸身，入流沙的荒原，冷瞧这颗心  
还能如何坚硬？“为什么我生而为人，而没有生成那  
月光下自由咆哮、恣意汹涌的波涛？”莱蒙托夫十四岁

不及我今夜更无知。当我们戴着幻美轻巧的假面，拾级而上  
守望一场迟来的大潮，双唇爱抚着青苔，我们可在暗自祷告  
被永久困在此地，而创世的大洪水与黑渊永不退去？成为岛

成为搁浅在半山腰的幸福船骸，成为巴别塔或其他阴影国度  
终究悲哀的拱基石，试炼最恶的信仰。啊地狱不过是温柔绝伦的  
民间故事，当我们的手指狠狠打着死结，在这本该孤绝的朝圣路上。

（于圣米歇尔山）

# 向日葵在歌唱

向日葵在歌唱

虽然花盘尚未形成

油绿萎蔫的叶子遮住羞赧的脸庞

脸庞尚未生长。

只要有绿玉的手掌，金黄的蜂蜜

金黄丰美如宴饮日的麦田

成捆倒下的牧草，深棕奶白的静默牛羊

只要森林尚未吐露深喉音的秘仪，云朵仍耐心地

修改着日晷，向麦地怪圈投下测绘之影

休眠的火山头戴雾冠，酝酿着编年史中

一场终于无害的意外，你会听到向日葵铝质的歌声

只要薰衣草尚未用紫纱蒙住世界的面容

再没有梵高条分缕析海渊状的星和星状的树

再没有骏马人立，积雨云聚拢古代的乌鸦

没有旋风扯裂空心的高压线和线端的双彩虹

你将听到向日葵自燃的歌声：

在失忆的河床，在汨汨涌出紫红葡萄的地底

在宁芙自褒而萨梯大笑的睡谷

向日葵在你着火的瞳仁里凉爽地歌唱。

## 爱人的阳台上燕子剪过

爱人的阳台上燕子剪过

而我半透明的身子蹲在栽落的花盆旁  
每一块紫色的密云都绾着金色的束发带  
每一块金色的糖果都披着深紫的袍子  
我贪婪地吸进邻居家烤肉的香味  
那是一对快乐的男女，说着纯洁的法语  
一边唱歌一边快乐地翻转着烤肉……

我们也像是蒲公英种籽，被摩伊拉吹入烂漫的异邦  
虽然红砖屋顶如此亲切，其上鸽子的碎步无二心  
多柱的烟囱又送我进入故乡的炊烟  
——终究是无根基的流放，自觉的失重者  
被好记性剥夺了迷路权的丧家之徒  
我们不需要睡在桥洞里，地铁上，可我多希望  
我们只需要睡在桥洞里，地铁上……

原谅我的侥幸吧，让庞德湿漉漉的花瓣于瞬间残败  
魑魅之脸熄灭如烟火，而我将识得你和我  
——不仅仅是来世；四千年前的尼尼微  
参天巨兽守护着神庙，用迤邐的胡须垂怜我们  
振天的羽翅荫蔽我们，马蹄践踏着金鬃狮；  
红帽子的海神也被搬离复活节岛，这一次我知道  
它确实在向我点头，坚毅地抵着守秘的石唇

空洞的眼窝里刻着虚线三段论；当我撤离这  
步步惊心的蹈火场，蝎子们的谢肉宴  
已蔓延到我爱人的阳台上，巨大的荷露斯之目  
已在空中吞噬了钴蓝的极光。从前这儿不是  
安住着永不沉落的白日？邻居家那对男女合上门窗  
许是要开始做爱；烤肉的香气散尽，我还蹲在这儿  
做什么呢？体内的齿轮开始逆转，策动灵魂迁徙的履带  
而灵魂啊，向来不曾记得正确的口令  
在从黄昏进入涡状夜晚的逼仄渡船上。

## 抵达索尔格

卧谷露锁，冷泉凝滞的名字，一道被月光冻结的  
迟发的指令；悬岩上，三株低矮的无花果树摆着绿掌  
静盼每年只能啜饮一次的春水，它们已厌倦了成为  
关于潮涨潮落，暮鼓晨钟，关于因缘与无常的警世标……

索尔格河断为两支，partage，是分流，奔赴永不交汇的密林路  
也是分享，曾经共同承担的命运不屑被言说——  
汨汨冒着水泡，绕过钢琴般浮出河心的枯树桩  
绕过语重心长缓慢转动的水车，载着彼此最私密的苦衷

各自的体态却透明轻盈：未完成过去式，完美分形的人鱼  
不了解河流宿命的人会管这叫作欺世，一颗懂得的心  
也难为两条自愿背道而驰的湍流掬一捧泪，既然眼泪  
只能在峡谷的臂弯中汇作圣十字湖，或者其他适合印在

普罗旺斯风景明信片上的仙境，为泛舟的人们捎来两小时  
涤尽凡嚣的错觉。我们是否能观看自己命运的流向  
如观看顺瀑布滑入深潭的鸭子，观看同溪流与矿穴订立密约的  
树桩的历险？当我们骑车穿过乡间小路盛大的蝉鸣

抬头争论着北斗，我的舌尖被遥远的蔚蓝星球上  
某个初尝杏仁的人分享。卧谷露锁，一池看似干涸了亿万年  
却时刻准备着雪山和洪川的睡泉，今夜你送出再无鲤鱼的索尔格河  
在繁星的纯银迷宫，在我无眠的窗栅外，滔滔哭诉着“永不，永不”。

# 辑六 地球仪布鲁斯

(2013)

•••prioris exuberantia sequenti efficiatur exordium. Nam de  
abundantia

gastrimargiae fornicationem, de fornicatione filargyriam, de  
filargyria

iram, de ira tristitiam, de tristitia acediam necesse est  
pullulare.

—John Cassian, Collationes V.10

# Intro

我用左边肘窝想念巴黎，用肚脐，用盘突的脊柱  
用胛骨间柔软的凹陷，我用十二指肠想念巴黎  
我抵达前，巴黎是一船内脏缤纷的锦鲤  
我被逐后，她是一屋子尖刀，一罐动脉，一井手影  
我想念她的暴雨，当光之霰弹射向双偶咖啡馆的玻璃顶  
我想念她的午后，当坏人们掸着烟灰等待天堂开演，而我是最坏一个  
我想念她藤蔓的夜，当我被绞成浆果而时光成酒  
我要跪下舔她梦的钢弦  
我要晃动一只蔚蓝的小舟直到它载满淫棍、疯子和纵火犯  
要它痛饮塞纳河水直到桅杆上升，处决着鸛鸟，捣毁黄道的驿站  
为猎户座重新布棋，我用锁骨想念每列洞穿我的旧地铁  
我想念因为我被禁止诉说吗，像那些深深嵌入生命的绳索  
碾磨出潏潏的碧玺，划出爱情一般空幻的光弧吗？  
我知道在巴黎，所有的庆典都绝不可逆，地狱只能再现一次  
在巴黎，爱神的名字在气球中浪笑，宇宙娼妇  
扔掉阉人的风镐，在穹顶卷刃，在月食圆心与日珥摔跤。

# 天狼星

是谁吃了我的白日梦

是你吗，天狼星——

吞掉我的钢琴，啃断琴凳小腿，嘎吱嘎吱细嚼着

白键，配三个黑键，活泼地怨诉地，嚼碎了爱欲的手指饼

先要把琴谱舔湿，让它一页一页透明地映出

南国薄荷园，深谙归途的雀鸟，轻盈滑水的独角仙

然后伸出舌头，如歌地幽默地，环绕琴槌根部打圈

你会看到那儿升起了蓝紫色星星，小小的古尔德

扑捉着跌倒着，那笑脸你早看腻，对不对，天狼星？

所以还要吞下我的弓，我的蜜蜡松香，我的GDAE

还有指板，还有琴马，还有F孔下我曾用来填满自己的

桃符和谶语，友谊和阴茎，航海图与竹蜻蜓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满，这么紧绷，这么含泪欲滴，请把我

请把我一点不留地吃完吧！我的河童恋人发间怒生仙人球

他不喜欢弦乐，不爱拿螳螂开玩笑，更痛恨艾瑞克·萨梯

我们的孩子终夜下着蛇梯棋，像三只下楼梯的荧光梨

悲怆地坚定地，向我习得落子无悔的本领

我必须找到我的老花镜，找到壁炉里的鱼罐头

这是他承诺的奖励。我用门牙撬罐头，庄严地生气勃勃地，渐强地，渐强地

——这黑压压的蜂群是什么，莫非我释放了地狱？

瞧你都干了什么，哦天狼星！！

# 水瓶座

呐，我大概

是个扮成受虐控的虐待狂，深谙

受虐使人温暖、多汁、流连人间

施虐却意味着孤寒、决绝、投身荒原

像那位鼯鼠大人驾驶太空船冲入水瓶座

（Aurora Execution——）

吱吱笑起来：主动失去一切的鼯鼠

就再没什么可失去，无失明无失控，无痛，太阳

再不会比今晚更黑了！宇宙同等地结晶着

白鸽与乌鸦的粪便，自杀女妖有张莨苕脸

当她在你窗前幽浮，在药瓶在浴池，在甜蜜的刀尖

别受骗，或迷恋重瓣寓言，且听她一翕一张的血红心

奏响氢化物临终的鼓点：“Hwæt！旋臂十字需要你——”

热金属泪珠飞溅，群星的面孔铿锵转动如止咳糖

我是我唯一纯金的集中营；夜雨的墨礼花

自高空松开剔透的伞骨，你是我心脏熄灭的各各他。

## 月球内部

热气球迟迟没出现，鸵鸟覆满绿斑  
蒸汽管道铜黄，铁轨黯金，信号灯显然是红的  
我要驾驭运煤小车进入那甬道，煤炭快烧红  
但烧不穿月亮紧箍的肚脐，此事莫强求  
所以我爬进蜂巢采一枚银色熨斗，难道我不勇敢？  
满身蜚痕是上帝对我吐痰，用铁桶和灯泡乔装一番  
也算得上一名锃亮的战士，随时打算献出心脏（若它在）  
我徒手熨烫月亮的妊娠纹，她也老了胖了，真心酸  
进入时分朝我裹缠的是月之大肠吗，还是更多蒸汽管  
血沼粪池鼻涕汤，瘴气小山岗，早知去哪儿都是地狱光景  
你还会沉默地舔舐我眼球？它也早是你的  
受诱于沉沦之欲我才振翅飞向太阳，奥维德弄错了星象  
只是我当然会永堕月海，月球是战士的归宿  
这儿泡沫吞噬泡沫火山啮火山，沥青漩涡公转  
裸子植物绵绵吐丝，荆棘在壁画上调笑战马  
和平是如同“你存在”一般淼远的海岸。

## 动物寓言集

凌晨一场暴雨，鸟鸣是地球旋出深邃的桃林  
谁爱这夜的景深，于白银中吹冶谎言的清芬

是玻璃岛擎出这盈盈灯盏，洪水悬挂在鸚鵡翅尖  
透湿的密语被蜘蛛卷起，轻移它勘误句读的节肢

俯拾这屋里天使的尸骸，鹤的睫毛，狐狸的吻痕  
它确实亲过我的耳朵，循鼯鼠隧道并屠杀它全家

我爱它流血的爪子，我舔着舔着它就溶化成一只申公豹  
三下五除二撕碎我，从胸口掏出一头长颈鹿（它举前蹄

双发子弹干掉了麝鹿、麋鹿与驯鹿）雪橇是它的了一  
滑入银河填星星的痘坑，卧槽！以斑马肚脐和乳晕

银河如何触痒不禁！你没见过熊的雀斑吗？随熊在朔月抖动  
望月则蹒跚成企鹅，把月亮踩出了美酒，天上的事我不掺和

但不能总咧嘴等着，况且都满生了鲸须，宇宙八景的水帘洞  
总之是进的人多出来少，我腮畔贝壳吐毒雾，小虾串着晶珠

佩内洛普放火烧了伊萨卡，我擦！不亮的海底火柴啊  
雨季大赦天下，原谅你入膏肓的天鹅病，绝不原谅它。

# 地球仪

说爱，或者恨

说对说错，说光说黑影，快点说

别以为这些字有什么意思，重要的是带上利斧

说吃人，就指给你看嘉年华上空的虹海星

说自由我就裸裎后颈，我一直最听你的话

这回你终于死成了吗？他们放掉你的瓦斯

地图之外的事情都是骗人的，冰之焰火沙之雪原

齿轮之典籍，蜂窝地下铁，我已经满口鲜血了亲爱的

你要不要踏进黄铜浴缸来，沸水深处有迷宫，墙外是高墙

死就是从红褐变作灰蓝，我好担心掌上这颗榛果

它看起来那么微小顷刻就要化作尘埃

你知道扫净你眼窝的灰最终让我瞎了吗？希望你

多少体谅下我的麻烦，墓志铭令我手筋松软

19××—2013，战士、梦匠、飞行员？可是我们要怎么飞

我的长靴灌满汞我的心脏插着旗杆

我妹妹的糖盒里满是泥土，今天，若我仍不能买下气球

榴弹就要穿膛而出，再次把城墙开膛破肚。

# 地心历险记

一颗熟褐的板栗滚落我脚边  
深红壳纹好似濒死的海啸  
也像我食指的箕斗，“一螺拙，二螺巧”  
而我注定是个除了捡板栗之外无事可做的人  
也像三叶虫的背甲，让我忍不住想咬咬它  
也许能磕出桂花和砂糖  
但我猜全是灰烬与钢渣

从我开始酗酒，从我爬上高耸入云的蒸汽管  
为电梯榨一桶葵花籽油那刻起  
你就认出我了不是吗，一个容易感到恶心的废物  
一个多玛，一个膝盖打颤的攀岩人  
混迹于好人集市，假装把番茄和苦瓜捏来捏去  
甚至学会了讲价；一个决心乘电梯下到地幔深处的  
坏东西，你是这样认出我的吧  
你们是这样认出彼此的吧

我想停下来在这张长椅上坐一会儿  
啃啃手心的板栗，看一眼最后的天光  
猜猜天边那群大雁排成卅字是要怎样  
如果我说板栗的年轮是神怒之日之日冕你会信我吗  
我毁了你又想带你逃走你会笑我吧

地幔旅行远不如想象中复杂：

一只铅桶装满香蕉，另一只套上脑瓜  
草不是必需的，抽一点也无妨  
要紧的是赶在污鬼圣人之前搭上电梯  
污鬼多么重呀，三只就让警铃尖啸  
“满员了满员了！”他们会把你推入岩浆  
而圣人，嗨，他们燃烧的脚趾，他们燃烧的靛蓝脚趾啊——

我想停下来在这张长椅上坐一会儿  
我很累了，况且拿不准你是怎么想  
世界这么脏你却把它当作了练兵场  
流连铜知更，纸蔷薇，这比你恨我更让我想哭  
像我小时候幻想被海盗劫持到汪洋  
贼船是漂泊的牢狱船帆是世代的白旗  
一边在漩涡边缘抽搐一边被我降了又降

我想停下来在这张长椅上坐一会儿（就一小会儿）  
地核比想象的安静，比脑髓凉爽；  
我在碎冰缝里烤板栗听见坦克砰砰逼近  
他们大概就快干掉我，其中会有你吗？  
我有桶头我还有一副好脚爪，我应该深挖再深挖  
我应该欲仙欲死继续扮演狐狸爸爸……

## Coda

清早飞往不莱梅的你，把我留在铁轨旁有苹果的房间

下午四点我克服了恐光症，戴上眼罩踱出门

漫山遍野的废矿坑说服了我：寡人已登月

衣不蔽体，发间栖满海鸥，有权为每一座环形山命名；

环形山，以及深凹的月海滔滔演绎着索多玛

但我嗑开的石榴尚未在舌尖化作滚烫灰烬

在渔夫门我咬牙买一盒打折的树莓

（我是如此小气，热爱什么就偏偏不肯靠近）

到家一颗颗洗净，招呼住在隔壁的人：“树莓富含抗氧化物……”

他说等等，果肉内侧，那是霉吧——

真的是这样：我是寰宇唯一分不清莓茸与霉菌的废物

咬掉左手虎口死皮我就堵住了废物的抽泣

昨夜窗外铁轨轰鸣了一宿，你说它们大多无人驾驶

这让我拥有了一次普鲁斯特式失眠

“这是绿皮邮车，它们碾过枕木的节奏像军鼓

这是威尔士阿瑞瓦，爬满蚰蜒的车底会滴水

所有连夜奔赴海边的火车都疯得像帽匠，你知道

英国的铁路系统就是这样美丽又诡异。”我知道

火车的腹腔是蜘蛛居，吞下红巨星呕出黑矮星

来回泵动真假迷途与险境，你心脏的小炭厂

还妄想供热多少年？把眼球吊在胸口就是

获得分裂的节奏，看生活飞起一脚把你的头踢入

牛羊络绎的球门，要喊疼就是铁牛假扮奶牛，活该爬炮烙——

我会搭乘明早第一班阿瑞瓦前往圣颇湾

一秒也不耽搁，把满坑满谷的兰开夏假玫瑰甩到身后

（假人有假人的应对，既然十年前通过改教堂为大教堂  
他们已让P镇升级为P城，无甚可操心）

我注定吐不清沿途的威尔士站名，却早早嗅到藤壶

水藻、胎盘、矶鹑粪便、隧道里的贝壳、城垛的苔衣

红斑狼疮水母、帆索斑点带、铁锚断腕、渔船肚脐

海肠或海蛇嚼烂的电缆……我啊，我注定要皈依大海的猎奇柜

我怎会皈依你？失去鲸脂的巨鲸搁浅为永唱的骨灯

历代逃兵叠织的叹息：如果我靠岸，必在瞬间忘记你

如果沉船，就告诉你我爱你。

（于普莱斯利）

# 辑七 灵泊

(2013—2015)

# 灵泊 (for HD)

灵泊寒冷，我知道。

夏日末梢，我见到一名隐士

隐士和他金红的狐狸

獭白的猫，壁炉上涡旋的马蜂

油亮的葫芦，扎人的蓑衣

隐士的家中感觉不到寒冷

我们坐在花园里饮酒

被爬山虎吞噬的山墙不断抖落

生脆的枯叶，湿润的蜗壳，半截壁虎

一只老鼠在近处翻检熟悉的宝物

我们坐在花园中，直到秋日的苹果纷纷滚落我的肩头

直到白葡萄失去麝香，梨失去她寒碜的红

直到我成全预言只身落入灵泊

好冷啊，这儿没有可以踩实的土

让我种一棵酸枣，回旋的雾淞

染蓝了一切，密密匝匝似负冲的水墨

灵泊里没有奇行的巨人，狼的眼珠，蝙蝠的尖喙

没有苦苦呼救的人，甚至没有灵魂受苦

幽蓝的轻霾折叠着自身，掠过沙漠松针

掠过雪原燃烧的褶皱，透视阻挠的云朵

而它们也认了罪，跌下来，晒作罌粟壳，被踩扁

发出崎岖的玻璃声；我光脚踩过云田

脸在雨衣里涨得通红，我精确地踩了又踩  
身后是一畦装满鱼化石的脚印，我朝山阴走去  
看见老鼠匆匆把脸藏进蔓蓉树冠  
灵泊寒冷  
每个知道秘密的人都应该保持沉默。

2013

# 我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

都怪山碧茵而雨又飘起来  
抛起的苹果暴露了它其实是豪猪  
而我早已进化成可以随地入睡的人

豪猪松开雪白柔软的肚子  
它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并不警惕我  
我满身的苍耳奏着无忧歌以为自己是编钟

半青半红的板栗在我掌心展示幽幽虫洞  
可是时间旅行早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我呀，我  
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  
再多的枯叶也吃不尽我泄密的掌纹  
清泉兄弟，落日姐妹  
桥洞妈妈呀，今天我没有羊群逗你们发笑  
但是月亮昨晚告诉我它其实是一盆皂角  
在塘之浅，我以月亮漂洗木屐和斗笠  
竹子簌簌响动而野鸭看着它变小  
并在月晕消失时抖了抖羽毛

我要好好地枯坐在山中  
目送他们珍重托付的身体轻轻被辜负  
在山之深  
再没有什么比辜负更加美妙

2013

# 灯塔

我希望一切都静一点，再匿一点，像这  
黄昏山岬骤然闪现的海平面  
多么满盈，亟欲倾泻，却神秘地含住犹如寰宇花旦的眼波——

停在教我止息的一刻，启示录被踩了刹车  
我慢慢拉动我的骨骼上山，初绽的蓝铃敲响他人的丧钟  
喜鹊斡旋出蓝尾预言，蓝针自猫眼扎我指尖——

这世界岂不是蓝之注脚：白茅、罗勒、秋桔梗  
岂不能调一味显影药，配你新烧的鸚鵡杯，喝半盅  
够洗出你灵魂的蓝印花片，都满上

就是一场图像刑侦学的深渊。我返回海岬，划着纸裁的愚人舟  
那灯塔如何无动于衷！就算是，云翳的青空裂了缝  
海鸥的交媾能致疯，上帝的眼泪噼啪坠落如侦察机

鞭打它最痛的臣服心，就算涅槃套成了九连环  
轮回的榫艺教亘古错开的再咬合  
就算鲨鱼说服了羊齿蕨，桑田辜负沧海

——灯塔是至高的无解，值得我抱眠。

2013

## 在托尔金墓前

其实霍比特人和侏儒是你来不及装罐的  
手工蜂蜜对吧，养蜂人冷灼的清晨也掏空  
铜壶上歌唱的苹果，延宕他满有恩泽的噩梦

你溯回的香蕉船，泊在正被云朵拭去刻度的  
牛津运河的钟面，黄水仙在舱顶狎着炊烟  
石臼爱石杵，就入定成一酒窝青苔的弥勒像

在岸边，铁锈信箱含着铁锁，为你不定期的夜巡  
它已九次咬破了舌根；你的书架透过舷窗翻动我：  
几本洛布丛书，诗体《埃达》，古英语修辞字典

蜷成虫洞的泛黄地图，《奥菲爵士》的译稿摊开  
至奥菲离开安全树荫的那一页，地下王国的壁龛里  
瓶中胎儿吞吐珠光：如果一间藏书室不能顺水漂流

瞪羚还会爱上松鼠吗？恐霉的不是怪兽与批评家  
而我从未醒着跟随你，穿过默顿学院叹息的黄墙  
平躺在安全的驳船，商议六分仪座的航向，此时索隆

也会是软心肠的臂状星云呢，在银河幽黯的齿缝间  
他汇聚所有结构稳固的星座，为一个灵光永不消逝  
咕噜也可安睡其中的圆圈；填补黑洞的精灵以三色堇

演绎圣三一，把它抛在墓石上，我的掌心渴望着荆棘：  
“贝伦，贝伦”，万千雪珠在墓穴里深沉而温柔地滚动

“路西恩。”我假装聆听着宇宙中原谅一切的回声。

2013，于牛津

## 奥康纳桥上的缎子鞋

我在夜归途中瞥见这只鞋  
肉粉色，灰尘满面，一侧鞋帮已被踩扁  
躺在奥康纳桥畔，俯瞰丽妃河黑色的波涛  
静静承载着被缺席翘曲的空间

如果在冬夜，一只陶罐弄丢了  
栖身其中的风铃草，一条鳟鱼的立体拓片  
盛着鸟类学家暮年的长叹：鞋主人如今在水底  
在树梢，在灯火昏黄的城堡背面  
我猜她是一位逆风滑行的狐仙

二月里，我的老爷爷朋友被积雪困在了萨莉峡  
现在是三月，他没带我去看的冰川湖  
发出不耐烦的喀喀声，金雀花与黄水仙  
是疏松你梦土的蚯蚓连，还有绣红的石楠枯骨  
勾结在薇克洛泥沼间：它们引我来此，它们早串联好

尘世每一座浮桥的电路。这只美妙的缎子鞋  
假装扇动翅膀的笨蝴蝶，可在嫉妒曾经形影不离的  
同伴的归宿？两只寒碜的缎子鞋，在不同的水面  
承载着同样的虚空（虚空是唯一的重负），望见我

走在高高的奥康纳桥面，乌黑的丽妃河  
撼动着闪闪的红鳟鱼，我的牛皮靴很结实  
我得简洁有力，像一条初醒的蚕，才能挣脱它们跳上我

安全的铁床——蜷紧了，知道终有一天自己将梦见  
一册年历，上面的数字不是断肢，动物不是毒泪点

2013

## 婴孩

我踏上异境海岸，用剪刀手影裁碎身后的巨船  
纸片在海面散作花托，里头坐着吃莲蓬的婴孩  
海岸线堆叠啤酒碎沫，细腻如吻，绵密如燕麦  
我在墨绿的酒泡里自燃，婴儿比莲子还要洁白

偶然也叹出一口，送我们入森林的遗憾：那儿  
黯紫枝条上低垂着金色、绿色、酒红色的水晶  
其中憩息着哭泣、嬉笑、静止的婴孩，静止的  
树干缠绕着湖蓝藤蔓，串串灯笼在藤蔓中忽闪

仿佛它们不是沙漏，死神锱铢必较的小工具——  
他这会不在，他去照看倒流的瀑布和彩背的雨蛙  
再把冷凝的蜂胶倒入榆树洞，树洞是铸婴的花盏：  
你要相信，死亡来自同样的质料，上帝是个女孩

听，谷中无边的寂静，我们是酩酊漂浮在平流层  
逆袭的风撩拨每一根羽管，而那轮无瑕血月  
早已挂上古代卷云高耸的城垛！谁在积雪中抹过钢琴  
赶赴第一千个三王来朝节，而我的馈赠只是那月……

这世界是我的圣物匣，披挂璎珞，斑驳又宛转  
不定，不为献给他，却无可挽回地属于那一个；  
我的白船焚烧在异境海岸，火焰定格成珊瑚矩阵  
肥圆的婴孩在其中翻滚，无指的小手深挖着矿脉。

2013

## 石器时代

也有超级玛丽里那种，轮廓分明、肉嘟嘟的云  
蓝的山，黑的骏马，延绵起伏的绿丘陵  
积石堆作地界，我们称之为桌坟群  
又可细分为廊冢、殿冢、门冢和楔冢，噢唱名的快感  
万劫不复了我和你，还有厚厚的青草皮  
侵蚀他们的舌头、仙丘、年代误植的羊群。

片麻岩的纹路灵犀你的眼睛，谁愿垒石为心  
自荒原的肚脐八方呼喊，若不是寰宇的季风  
瘙痒着命运断弦的竖琴？谁愿以掌纹引燃骨殖  
透过仙人的复眼，夜夜将燧石星空磨得蓝盈盈？  
黑暗的陵道渴盼冬至，我们称之为天文的奇迹  
一切有待的必将鼓胀、通红、崩碎、陨落

至未录入罪业名册的狱层，那儿烈焰漆黑  
地板是焚烧的蓝丝绒，蛇首松开口中的尾巴  
海豹骨针自转成司南；石器时代没有失窃的孩子  
每座积石冢中都翕动着两片水汪汪的嘴唇  
你捡走的若非他们背抵晨昏磨细的脊柱  
就是石头，而石头的名字叫作达摩、眼球、心。

2013

# 慢

终于我从你  
慢慢学会了徐缓：  
不说话，不务农  
日光里时时垂手  
闭上眼睛，任不知名的大树  
把花荚抛入半醒的流苏

海的酩酊，惊涛里祈祷  
陆地的曼妙，无人知晓。  
我练就空心疾走的童功  
这是我唯一懂得的慢术

可是看，你打开了慢的礼盒：  
窸窣，窸窣，以折纸菠萝的耐心  
不被使用的空间多美好  
五彩纸鹤飞出（这种轻倩生物）  
啁啾着杏花之慢，木棉之慢  
葡萄之慢与忍冬之慢……  
浮标的慢，那枚蛤终于微微张壳  
濡湿了月下餐布，那支蜡烛

全然不懂得哀哭。海渊翻动出闪闪的宝物  
星星，鲸骨，蒸汽马达，人鱼眼珠  
而闭上眼（转过身）

就是全部的慢术。

2014

## 鹳鸟

在以弗所，我见到一只  
两只，数不尽的鹳  
筑巢在古水道桥残存的柱顶：  
一根孤单的柱  
肩负一道圆拱的二连柱  
肩负两道圆拱的三根柱（十分罕见）  
来自拜占庭边地，尴尬的余晖。

鹳永远把家安在边地  
三分之一草窝悬空在柱外  
仿佛一阵风就会吹落地面。  
它们为什么不能安居在平地上？  
或者至少，把蓬草往中心拾掇一番？  
是否柱头修士的噩梦  
（深入沙漠的奔逃  
凌空旋出的化学玫瑰）  
已将它们的长喙钉牢，锚紧？

孵化刚结束，鹳妈妈衔来鱼、鼠、蛙、蚯蚓……  
假如那些断肢能够只待在草窝里！  
最糟糕的是蛇，当老大和老二各吞一头  
脖子鼓起，展开冗长的拔河：家  
仿佛要整个倾覆了一  
耐心的猫咪蹲伏柱底。

现在是热闹的雨季  
可是九月之前，鸛鸟将举家迁往南撒哈拉  
在那儿梦着安纳托利亚高高的水渠  
或说起冗长、多雨的故事  
关于人类易被原谅的愚行……  
假装计算着下次北行的日期  
在非洲腹地  
鸛是否筑巢在仙人掌多刺的柱顶？

腋下生风，调试着微妙的平衡  
深谙高处才有完美的机坪；  
顺便一提，鸛鸟天生沉默  
它们没有咽喉。

2014，于塞尔丘克

## 小心火烛

作为一个黄昏起床的人

烛火是她的太阳

她的领地鲜有人类涉足：

一座石楠盘绕的地洞

一张石桌，一条石凳

以及窗台上成排的玻璃瓶

就是全部。

火焰跳着麻风病人之舞，从傍晚到凌晨

火焰在玻璃内部烧出亘古的地貌：

漂移的冰川，梦游的海岸

晶莹的岩浆，内坍的环形山；

软蜡无声孕育着新的物种：

玫瑰礁岩，冰雹树枝

海布谷，柠檬蝶

字母深井与石英瀑布

一个向另一个流动、呓语、渗入

从内核改编着彼此的分子式

缤纷、暴烈且温柔地

将瓶中的生物链绾系又拆散。

她忍不住将铅笔探入这温暖的宇宙：

火光之下一切多么自足

但当她翻转那永新的地平线

哧的一声，石墨屠杀了火烛

那些凿开的山谷迅速闭合，那些曾经柔软的  
再次坚硬，远古与未来的昆虫馆与花圃  
再次冻成单色的冰河；时间莅临  
把她带回窗台、石凳、石桌  
石楠覆盖的潮湿地洞。  
她取出铅笔，吃掉笔尖的残蜡：  
“是火焰教会我们深邃的生活——  
卧室苦寒，你近在咫尺的羽绒褥。”

2015，于都柏林

**辑八 最初的环形山**  
**——早期诗选**

# 露台 (for LY)

我爱你  
不说我爱你  
也不要你回答  
你把腿搁上露台，下方是一座  
仅以三叶虫滑梯撑起交通的轻盈城市  
它的花香向你白色的脚心吐出信子  
三只红松鼠坐在你的膝头谈话  
两只尾巴打着活结  
你的手指一再拆散它，眼看着  
玫瑰色天穹渐次缀满银块  
比起爱你，其实我  
更爱雨后大象的气息和树的檀香  
更爱月光下涉过溪流的熊  
更爱摆动着触角轻挠黄昏的鼠曲草  
我撞碎幽深的玻璃掉进露台  
被握住脚踝  
你合拢的拇指间漏出微光  
城市被系上羽毛绾就的坠子

2006

## E, etcetera

我的灵魂

那阵腼腆的风

多年来我尝试用各种办法拯救她：

不对乏味的话者微笑；

在头盖骨里张起纱网

不让新印象再如锡纽扣和铜豌豆下降。

我隔壁

躺着疯男子

用法语在梦中喊停

梦见紫菀花？

许多都不必言说

（相信我，当我这么说）

他们举出她来

至栖有棕仙的高度

另一个E垂着手

连续三季都病怏怏

（并且每年都是这样）卑琐地

看守浅尝辄止的宝藏

箱底拗执的匹诺曹

在1937年的洪灾中失去红鼻头

无法再随哨声并拢双足

在四溢如羊乳的镜子里

他荡开去又弹回来

拾走黝黑的供奉

2006

## 情人的天花板

有植物园的一切问题。

枝形灯和吊扇过分亲密

这边是蕨类，那边是羊齿

看不见的鲸喷出固态花朵

整个濡湿的春季焚烧大片眼泪

四脚蛇比熄灭的灯管冷艳

赶路者摸不到车辙

灰紫色，唉，半数基于百叶窗

植物都是沟渠里的珊瑚

肩披绿茱萸泳衣

任小圆乳晕被窗叶的疏漏漂红

有人倒挂在格子边缘缓慢布局，有人举棋

守卫迷宫中玫黄珠灰的攻略

世故的男女只在入口处跳一支探戈

她的水晶鞋是故意落下的（抛上天的）

三只老鼠径直将南瓜拉到火山口

蜘蛛嘴角垂有奶白色岩浆

刚织完的礼服恰好将天花板半遮上

露出蕾丝和蝴蝶尖啸又痉挛

饕餮醉酒栖息在石灰的袖筒

因墙纸长霉而成为独角兽

不到停电前难得撒蹄乱蹦一气

在逐渐稠密的蜚螭方阵下

环抱着他人的手臂

她想去吊扇根部睡觉

2006

## 田纳西

睡袋的深度总是犹疑  
旅行者光亮且紧缩的身体  
沉入充满庇护欲望的蓝港里  
猪笼草内壁漩涡的水波  
与微颤着降下的眼皮齐平

红色滑雪衫里的女孩用五年时间  
把“月桂公寓”住成一只乏味的皂盒  
乏味，哦，没有光  
她结得高高而没有被多种果香触及  
随沙发套子一路变得邈远

那州有着果味四溢的名字  
那州的牦牛和星座我从未见过  
这小小的妇人年事已高  
在兔银鲛和蛛蟹两次轻吻的空档中  
用针尖扎破了指肚  
她绣好的冬季在南十字座的风筝架间飘了又飘

四百英里淡渺的驾驶后  
（企图发现常绿落叶乔木们的韵事并  
一程程地失望）  
应当在叫作樱屋的料理店团团坐下  
看说粤语的日本厨师优美地

抛掷锅碗瓢盆和尖头小青椒  
并在堆成富士山形状的洋葱圈里  
点燃炽白靛蓝的乡愁

“东海岸人没有别处可去……”

从诺克斯威尔南下  
层叠的浅橘色乳酪把自己  
稀松随意地涂溅在页岩和叶尖上  
对菌类的存活怀有希望  
而日落后的大雾山往往致命

（大雾山当译作大烟山）

鸽塞！胡桃夹子放哨的小巷  
——太可爱了！握着蜡笔的女童知道  
梦应当是这样，十多年后喷涌出现  
像焰火一样晶亮得使人疲软  
不在山脚下擦去眼泪是一种遗憾

这儿严禁在公众场合饮酒  
这儿坐落着世上唯一的杰克·但以理酒窖  
桶箍严实，硕大的金属缸一刻不停地发泡  
灯浑圆，岩浆鸭蛋黄迫近末日火山  
黑绿色木炭滤出几丝幽怨的嘟哝  
邀请大小人物并要求绝对冷酷

这并不整洁的护墙板  
和并不宽敞的白色农庄

使我想为你饲养深褐色马匹  
它将一动不动地永远吃草如同雕塑  
不必担心；如果你  
清早忘了替它挤奶或擦洗  
我将脱下大木屐掷向你  
像氖气一样地缤纷且轻  
深入阿拉巴马，净得的一小时被索回  
脸被车玻璃中的星星挤疼并挫亮  
像法术，红墨水难免翻了一桌  
手指拖曳出“爱情禁止分离”又匆匆抹去

2006，于亚特兰大

# 你

你在高坡上锄梅花

我怪罪你

总在不祥的梦中见我

如何回避，一切都不令人感到诧异

青屋檐下

绿水中央，我被印上一模一样的叶脉

如同每一个初雪的冬季

你眼神坚定，掌纹素净

为我指点大熊星

连夜添置不同的自己，变得触痒不禁

如何回避，我已深入羊肠小径

差别带来安心与凉意

在灰蓑蛾孤注一掷的翅尖上

在沉默未能照亮的区域里

轻霜才降了数寸

我也知

薄雾不过是乍起

2007

## 液体的星

液体的星，湖中的囚  
天上的岛，月下庄严的对称  
星与星之间布满鳟鱼  
疏忽的妮克丝睡了，背靠圆润的莲蓬  
飞鸟从半松开的掌心游弋  
别的妮克丝托着花青色的雨蛙  
右手静静地拾起芦笛

一些人去很远的水畔睡觉  
他们的恋人缺席已久  
当睡梦比回忆流得更深  
死者才会络绎睁开眼睛  
踮脚提起纱质的影子  
湖底珍珠般的砂粒一点不动  
每一颗都躺在原处，永久地筛出银光

那棵椴树正在耗尽自己  
它的阴影从枝头剥离，被交付入水里  
那贪喝的水流  
正变得比它所吮食的掠获物更暗  
植物存在是为了产生阴影  
并协助深夜使世界变得更深

每天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一切

碧水为它们敞开坟茔  
它划桨，在茭萸和枯荷深处脱去影子  
把远处无色的夜曲谱绿  
液体的星，湖中的囚，  
每当它们撞击石块  
天空便哑然无语。

2007

# 雪

教我藻绘吧

我跟你学

定有比雪扣樱桃枝

更动人的比拟

春风尚未吹绿

但我信任你

当窗前的雪一面渗动

一面从樱桃上落雨

2008

# 发光的长颈鹿 (for WP)

发光的长颈鹿，你忧伤的小赘物  
把它浸到井水里，腼腆的浓度

门络绎阖上，夜晚比例奇特  
蛙声来袭……是洞悉了一种叵测

轻的不辞而别  
重的还扭捏  
……我体内的零件教我无法可想

我猜白色是虚弱的，在发光的亭子中央  
我猜吻的长度和一生相仿

2008

# 情人

百合，开一半  
剩下的散成烟，你知道  
我新近遗失了火柴

雨水剥出鹿角，砖漫生红晕  
豆荚儿心脏细小  
际遇吹弹可破，我竟来此  
又非拜你所赐

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指向Nick Cave  
带我去坐船好吗？那些玉色的  
椭圆的，淡彩的，声音里卷着花朵的  
值得打捞

靠近些，探出舌尖，一粒粒闪光的深蓝  
……微苦？  
毁了我的人我一概不恨

2008

# 塔楼

白色的静默在楼梯拐角处飞转  
雨刺绣塔楼的皮肤  
猫在闪亮的草垛里找针

我在冬天将尽时背弃了花园  
那儿的星星一落地就变成徽章  
树和石雕总是别过脸来  
问起我不再熟知的人和风物  
蜘蛛挪动多毛的长脚  
切割酒红色的水晶  
聚拢颠倒的  
梦的犀骨

而了不起的塔楼一言不发  
替拾级而上的心抽紧鞋带  
单调的遗憾淌尽

我隐约作痛的四肢  
在塔楼一角舒开  
被如约而至的月光滴满

2008

# 拥抱

麝香粉密集地抖动

绿天河石最简洁

深沉的拥抱

不可避免地归于孤独

盛夏石墩旁，鲤鱼欲串起

所有交叠的菱漪

黄昏暴雨如注

大碗灯光被推入河床

它们搭乘水中的折梯

去往几何的渊洋

一个凉薄的人抱着我

（野鹰的眼睛

最憔悴的鳍）

直到纸的末行

2008

# 未来派画家和他的女朋友

五月多云的一天

他们在摩天轮上做爱

一点小故障

使眼泪形座舱一颗

一颗地松脱

落下来，舒缓，饱满

一群缤纷的碎玻璃

在一张柔润的铅笔淡彩上

由于他们既在做爱

又在下降

翠绿翅膀的鸟雀

就成了沿着大半个圆弧

破土而出的墨水蘑菇

楼群和天台放出闪闪的气球

倒置的眼泪

摇摆着上升，叩击座舱窗户

她把手掌按在玻璃上

打招呼

在他们嘴唇之间

飞出失措的红色瓢虫

后来她说：别画了——

他就掏出银剪刀

剪掉三个手指头；  
从他余下的食指淌出一段鼻子  
变成一头小象  
白色的，活泼欢快  
跑到座位底下，踮起脚午睡  
从他中指淌出一片麦田  
一小片，因那黄颜料过于浓稠  
在她腿上干涸了大半  
抽穗的季节  
只能藏下两三只乌鸦  
从他无名指淌出宝蓝色  
淌着淌着  
把整个泪形座舱都弄湿了  
舱门咣当一声  
这是风天  
  
五月天空澄澈晶莹  
一把微笑的牙刷  
被点上蓝白相间的牙膏。

2008

# 北苑的星

北苑

固有铅青色名字。

夜晚楼素面

猫车水马龙

白炽灯招摇撞骗

唯独星星确凿

南河三，水委一，五车二，北落师门

视域永远不广也不自由

我是否应该盯住鞋尖

（黄草沙沙倒下）

而猜测星星？

这一颗羞怯

是灾星

这一颗铜蓝

有远而明快的孤寂

若我登高，购置仪器

便无法把握其纹理；

另有数颗抱紧

青白色

颤栗、侵犯、晃动

牵制、微明、压低……

我眼睛就沉下去

我的勇敢无人可及  
你的勇敢无人可及  
互不相属，我们的位置  
……是在那里

2008

# 鹰潭

凌晨五点

火车经过上饶

来到鹰潭

是自然的事

青山被一再折起

越叠越淡

水稻

那一种娟瘦的玉

扎根在长长的

流动的云朵中

对水看也不看

嶙峋的牛低下头，触碎了

水里的云朵

一只湿漉漉的鸟擦过牛角

还有什么事

比我在此刻轻轻醒来

更加自然

2009

# 无题

这样对坐

很快活

虽然无话可说

我心中无骨的部分

每天离心更远

中国人以纤长墨绿的蚊香

焚尽夏天

那个盘旋着

慢慢后退的红点

给人善的错觉

2009

# 鲸

在我心中那只  
巨大而沉默的蓝色动物  
今夜离开了水草

在他腹中有种  
女性的空洞  
可以点一支蜡烛  
清唱一支白梅味道的谣曲

当大海如约  
翻动出体内的繁星与深渊  
微光灼烁的时刻  
他最残忍  
细长的眸子最温存

最平稳的漂泊，我无法  
驯服你。

疏而不漏的光焰  
宇宙中鱼群的掩体

月已升起  
港湾宁谧  
巨人们两两绞起珊瑚手指  
抑住无益的啜泣

他已来此  
无目的，亦无声息  
月下高举的蓝色剪刀  
自空中骤降的金色盐粒

2009

# 想起我的恋人们

我的恋人们

从来只是一个人

高而踮脚，除了水相没有别的星座

抽烟的侧脸像一片瓷

走在阳光下轻得看不见

为我写诗，在电话里低声说见面

只在黄昏时分吻我

不作选择，永远野心勃勃

如我一般脆弱，像一个最好的人

笑着诀别，自此不闻不问

像两个最默契的朋友

我的恋人有一根抵向内部的刺

许多隐忍的青铜叶片

一双无处可放的檀木触手

他们白色的面庞是可写的

白色的睫是不置可否的

黑色的心跳是孤注一掷的

清晨我推门出去

花朵凉怡，露水轻轻炸开

云有一种风度

我以为自己是美好的

我以为可以爱上不同的人

我以为可以随处出发，沿路以梔子枝  
揣测岛的边界  
累了就去水里站一会儿  
让迷路的独角仙  
在我眉毛上站一会儿  
我以为我能播种透明的斑马

我以为我的心很大很大  
我甚至以为我  
可以写完这首歌  
而不感到难过

.....

一列火车正洞穿我的肋骨  
我以为我能再见到它

2009

# 圣诞

蓝色月球滚下山坡，红色月球升起  
我要飞上雪山去，迎接星币的骤雨

在天际，濡湿的双唇已经微启，牛奶幽灵  
我的拓片，归付海底。天幕是人类的监狱

星星是沉默的铆钉，居心叵测的麻醉剂  
难怪亚里士多德忧心忡忡：“一切宗教

只有两个起源：星辰与梦境。”我的拓片  
粗粝不平，起伏不定，一条冰冷的鮫鱈鱼

在战栗，于寂静的海沟射出月晕的薄片  
在溶解，在摇曳，深水中一场光的圣雨

2010

## 旅行的问题

对出发和抵达怀有戒心

这个下午的雨水廷杖绿车窗

旅人肾脏的明井里溢满星星

我掀开表盖放飞受困的金龟子

绿荧荧的独角仙，微赭的天牛

渗出老银色斑的蚂蚁

谁在秒针上涂满黏稠的谏语，而我的时间

奇迹似的没有变慢

我颅中的窑厂日夜焚烧

青蓝火焰将额上的静脉映成钧红

米通瓷，藕果釉，我所能捧出的一切

都有名贵裂纹，请笑纳，莫起疑

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

都生有问号软骨，系省略号铜纽扣

破折号腰带收束自如，圈起各自痼疾

白天让引号耳坠敲打双颊

夜晚徒劳地寻一根叹号手杖，相传它

可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所有不重复的、精纯的孤独

早已被收纳入掐丝经盒，三藐三菩提

而我是一个闲居且无用的倡女

沉默是我努力佩戴的暗黄绣线菊

2010

# 雪天

雪天宜饮茶，宜刺绣  
宜看平庸的电影  
宜约见本不会再见的人  
然后无聊地  
隔着两盏美丽的玻璃  
窥探对方的眼睛

墙上的影子是龙舌草  
它战栗，降下一串  
看不见的铃铛  
它看穿你  
你就不必再辛苦地  
说着一切都好

说今天真的好冷  
或者类似的话语

北方已是鲜花遍野  
南方有它的踟蹰  
雪天宜悔恨，宜沉默  
宜铺开云纹宣纸  
徒劳地  
尝试画一幅墨竹  
宜思乡

虽然无乡

立在诸事皆宜的雪中

你会长出一只新手

它光润、微凉、骨节分明

它将静静领着你向前走

2010

# 辑九 布妈妈童谣

(2005—2006)

## 致阿丽思

阿丽思，请留步，  
别偷走我的黑桃尖；  
绯红的小嘴弯弯翘，  
柔滑的皮肤像初雪，  
裙摆镶满荷叶边——  
却怎有这样的坏心眼？

乖些，再乖些，  
我们去赴三月兔的晚宴；  
他会告诉你如何酿制星星，  
还会教你用歌声纺线。

他会掷出三颗骰子，  
替你决定回家的钟点；  
他还会向你挥动扇子，  
助你乘风掠过海面。

阿丽思，你别跑，  
别偷走我的黑桃尖；  
蔷薇染红昏黄的天，  
不是你，就是我——  
总得有人掣走  
这根最凶的签。

# 沙漠巨人

亲爱的，亲爱的姑娘  
请别责怪我的粗鲁  
别怪我  
不经同意  
就把你吞进了胸腔

我的食道可能有点湿  
请小心你的裙裾  
我的咽喉可能有点暗  
也请你不要惊慌

拐过这个弯  
你就能看到我的心  
那里干燥又宽敞  
白蜡烛释放着芳香  
我为你  
去法国吞下了甜面包  
好好地放在桌上  
我为你  
去东方吞下了瓷茶具  
盛着百合的琼浆

当然  
我还吞下了很多

不太好咽的东西：

软缎的舞鞋

象牙的竖琴

一座白桦林

还有一片

生满菖蒲的池塘

我还会吞一只小船

让你可以轻盈地荡桨

我还会吞一群蝴蝶

让它们在你发际飞翔

亲爱的，亲爱的姑娘

如果还有什么

是我没有想到的

请原谅我的健忘

请长长地

久久地 住在我的心房

我会小心注意

让那里

永远温暖又安详

# 格格巫

白天是格格

晚上是巫

白天住在槭树上

左手握一块哈哈镜

右手握一面小手鼓

有一顶圆圆的小树屋

墙上挂着锡杯子，银勺子

假胡子，大唱盘

一到秋天就变红

还有小鸟羽毛四散在各处

晚上住在火车里

如果邻座姑娘

递给你半块核桃酥

## 第四季的小孩

1.

冬日的玻璃钟  
细细碎碎地敲醒了  
壁炉里蜜黄的火焰  
我的猫咪只不过  
在地毯上蹭了蹭尾巴  
就有银翅膀的妖精  
从萎靡的线头里  
细细碎碎地逸出来

2.

被秃枝分割的北风  
拂过我的花衣裳  
樱桃们细碎地摆荡  
北风穿着旱冰鞋  
滑过另一个国度的秃枝  
枝头就挂满了  
红红白白的小衣裳

3.

沏一壶绵漫的花茶  
用吉祥草微蓝的草尖  
午后阳光漏在瓷碟上  
在这喷香的

微蓝的氤氲中  
我看见一只黑兔子  
身穿棉布背心  
细细碎碎地跑过了原野

4.

锡兵站在桌子上  
腰间飘着流苏  
红色纽扣晶莹透亮  
锡兵忘记了  
军号早已吹响  
下一次游戏的钟点  
再不会送来  
他桃色的糖纸姑娘

5.

冰封的塔楼里只有  
纸牌落下的声音  
血滴的声音  
重物曳动身体的声音  
还有黑桃皇后与红心骑士  
争夺玛德莱娜小蛋糕的声音

# 布加风

气压骤降的

阿留申群岛

远远捎来麦子

砂子

和晚夏椰子的味道

我航行在

珊瑚礁的墓地上

乳白的袖子里

汨汨释出飞鸟

# 耳丁

实果子挂在

初晴的天

春天很高很密

我踮一踮脚尖

四叶草翻动掌心

沁出水香

再踮一踮

耳丁

滴落草心间

艾蒿原野的风

细细穿过了耳垂

把春天

抽成一根月青的线

# 我决定去穿个舌环

为了洞悉云翳的秘密  
为了探听树洞的阴谋  
为了参与荧光下的掘墓  
我决定去穿个舌环

灵魂的蝴蝶深陷囹圄  
我要为它拔去插栓  
在我入睡时它就能穿越环扣  
翩翩飞离我的唇畔

它将飞往猎巫者的森林  
嘲弄手执火把的人群  
它会把事情办得惨烈又诗意  
替我捎回滴血的脏器

我还要戴上这冰冷的圆环  
去迎接我的僵尸恋人  
漆黑的舌头温柔地跳动  
金属在齿间奏鸣

然后我就可以酣畅地死去  
然后我就可以低声吟  
然后我想要个松松的土冢  
再摆上七颗水嫩的心

我决定去穿个舌环  
天知道这姿势有多惨淡  
我只有任魂魄碎成花瓣  
任自己在环心涅槃

# 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上

风景被速度扯细了

你我穿过钟乳石

鸽子灰的螺纹密了淡了

溶洞里有人祈求日食

天空黯了就忘记亮了

阳光再次斟满我的眼眶

时

你的脑袋不见了

## [marvenu]s

Ah-ah, hush, hush--

The clown has half crept out of the scenery!

A swaggering clown, like no one else.

Ah-his, hiss, hisss-ss

Dimples boogie as he keeps smiling

While his teardrops are bloody shining!

辣克呵哩么哦喱

或者以泪洗面

随便啦；红的花，黑的蕊

是同一株罂粟的腐尸呀

是同一株尸体的女主人呀

只不可念作拉克瑞莫萨

只不可念作拉克瑞莫萨

非这样，不如去掉c和r

在夜色中央哀嚎Mona Lisa!

在夜色中央哀嚎Mona Lisa!

现在小丑更加昂扬

在天平托盘上添加砝码

“请你请你……”他探出头

“一次一次……”

Marsvenus

Marvelous!

战神与爱神之间有几颗地球？

火星人和金星人，动辄说到天长地久  
长不过……

久靠朱诺

掷下魔戒套住他们的指头

Venu，红骑士腋下的一粒黑痣

妈妈说不准碰它！

妈妈说不准碰它！

Mar，黑美人心口曝露的箭镞

三月的箭头殷红！

三月的殷红汨汨！

撒旦，蛇，萨梯，萨拉辛；

萨德，圣斗士，水蛭，齿齿齿擦音[S]

从本初子宫算起，[venumar]s

过了星期五才是星期二！

过了复活节才有受难日！

玛尔维努斯

又唤红桃皇后

别轻易与她调情

别被她的舌头封缄

Last but not least

(lest it should last—)

你不可覬覦黑莓馅饼！

你不可覬覦黑莓馅饼！

# 双河

美索不达米亚

我的爱人

请收起你水色的悲伤

告诉我

为何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岁月

在你的双眸里静静流淌

你可曾展开纸莎草的信笺

书下雪花石膏的过往

可想与你红海畔的女邻一样

颈上挂满鎏金的蜚螂

睡吧

我双河间的爱人

别让泥沙

滤去了最初的梦想

别让

楔形字的誓约

在穿梭双河的晚风中

被时光遗忘

## 树精

千年的树洞躺着千年的妖精  
千年的妖精眨着绿色的眼睛  
香椿和覆盆子伸长了触须  
用一千年的时间建造牢狱

那会儿树精年纪尚轻  
不知怀念自由的香气  
只常常觉得被绑住了手脚  
绿色羽翼挂满千年的尘絮

树精不明白人类的眼泪  
人类不明白树精的心  
被阳光蒸发的绿色快意  
沉沉为她合上了眼皮

最后的小憩里树精念起  
千年前的盟誓不在洞里  
那时的梦想没有虱子  
那时的日光甘冽可饮

## 湿岛

湿岛的居民伸出墨绿的手臂

湿岛的居民优柔泳动

候鸟口衔银弓擦过天空

湿岛在绿色的眼里起皱

病中我呼出长气

湿岛不住地点地

舞者的足尖沾满记忆

大地无边的幽绿

湿岛是在水底

水中

.....

音乐秘密地升起

# 水仙

水仙是一种鬼

我懂得那种鬼

它的香味是蹒跚的

它的绿色是脆生生的

周密，实心，不知道犹豫

它割人的脸

比一枝焰火更高

它的血液是凛然的

与水无从分辨

## 风屋

我在六点躺下  
上海的清晨很冷  
况且下着雪

有两扇脸谱玻璃窗  
净和末  
风穿过它们  
就染上蓝色  
变得格外阴凉

风把房间托起  
大约是七层  
从末的鼻孔  
菟丝子伸到床畔  
犁我的前胸

我的床前还漂过另一张床  
我本可以叫醒他  
可我没有

墙面降下活泼的绿影  
顺时针颤抖  
那是麻雀  
屋子在云上公转  
也许贴着云

睡在风屋里  
我想了很多事情  
想明白的很少  
那又怎样

# 哑树

哑树并不真哑

每一片叶子都是嘴巴

天干燥的时候叶脉扩张

筋络里就有浆汁流下

哑树也不瞎

风景滤过毛绒绒的叶肉

在每一颗叶绿素里踢踏

踢踏，扭曲，放大

苍空是哑树的瞳孔

悲怆在虹膜背面挣扎

阳光里长吁短叹

霏雨里顾自婆娑

月亮的银色素手

梳理它的缎子头发

哑树怀揣着风

时间在树荫下玩耍

那么就拾起来吧

哑树轻轻摇落的童话

那么就忘记了吧

树身上刀镌的伤疤

那么来歇一会吧

假如再没人等你回家  
那么睡吧，睡吧  
梦里枝头已缀满白花。

## 辑十 被遗忘的海岸

# 云

至于独自旅行的女人  
云总是匆忙贯穿她的坐骑  
块块拼图从织锦地扶摇升起  
由楼顶的喷泉在表面镶银  
琢磨其浮动的频率，西方透蓝  
东方雨，她路过这一场换妆演出  
素面朝天的云络绎向万圣节湖逸去  
云辨不清且绕不开一根手指，像多年前  
手指划过湖底的星球和你的眼睛  
你辨不出这颗星  
云梳理并磨亮指纹，筛出五种  
适合印在手相书封面的命运，盛装的宇宙  
潺潺涌入她胸中的黑峡谷  
她笑，你瞧，用解剖学的弧度  
她在这样的海拔上修改一幅医用素描  
这银白且迂回的是静脉，这赤赭的是肌腱  
这些积雨云是扩散性水肿  
应当打上阴影，引起警惕  
假如变故就在眼前发生  
可以肩披这些肿块，轻轻地  
降落这片泌出乳汁的雾中砂地

2006

## 爱情终结日

在爱情终结那天

羽翼肥美的麻雀逗留在斜拉索上

黄绿粪便匀称地铺在桥墩上

汽车喇叭把高架上的风筛得悠久而远

早春最早的蝴蝶花

被一只地下的指头滞涩地推出

被同一个家族的灰蛾初次、频频地光临

在爱情终结那天

主妇们歪挎着菜篮

黑网格袜裹出姑娘们蜡制的腿

好心的巡警是挥动旗帜的乐高玩具

便利店的门翕张着唱出叮咚声

草场上金黄色的儿童

踢出丝毫不预告阵雨的灰尘

在爱情终结那天

咖啡馆比往常更拥挤

女孩用中指在窗玻璃上绘出种种伞

橙红柠黄的光从小团的濡湿中次第透出

女人在电话亭里耷下眼皮

左脚短靴褪去，鞋跟被掐在

染成淡青色的脚趾间

车站旁乞丐日复一日地纠缠

他戴着墨镜，有破而低的帽檐。

任何远处都听不见塌方

就连他俩也在日光下

疑惑地穿越静默的行道树。

2006

# 蓄意寻找与偶然相遇

蓄意寻找与偶然相遇  
是两件事

我为了  
克服一种暴力  
去榆树下坐着  
却濒临一场小死

若我能在白天为你  
稳妥地写一首诗  
夜里就无所畏惧

虽然我的诗  
是一只犹疑的白手  
意外的鸟，有五条细羽毛  
它打旋  
在滑动门一侧……

在街灯刚亮起的学府路  
在玻璃糖般的夏朵  
在稳妥地搬运枯草尖与灰蛾的  
夕阳的柱状手臂中  
在逆风的长巷

蓄意寻找与偶然相遇

是两件事

我走过电话亭

袋里的硬币就着火

2008

## 四叶草火车

并不通往特定的地方  
必须中途转车  
在名为“少女滨”或者“锤沼”的月台  
只有两条铁轨  
遵循凯尔特纹章  
被编作银紫色的一股

两条铁轨  
和山茱萸单调而盛大的体毛  
那一跃多么轻巧

但别太远  
那些年轻的山脉已收紧小腹  
拘谨地直起身，戴炭蓝软毡帽  
从东南方捧出黏稠瀑布  
你看不到

山峦自转的频率  
你无耐性  
踏上那座一头搭在卵石堆上的  
葛麻长桥……  
也可见蜂蜡自动垒起  
并非朝着特定的方向

对岸？这是固执

必须中途下桥

在哪块锈红色珊瑚背面

有两条微光粼粼的狭窄河道。

2008

# 天使

当一粒粒淡黄的麦穗  
从云朵的襟眼里洒落时  
天使该熟了

她们是铃鼓，左眼距右眼太远  
蹬掉叶脉靴子，脆生生笑着  
跳下被羽毛压弯的树

天使一，颈上淡淡刺青  
心脏渐渐透明，谨慎地  
沿着开满霜花、不断对折的梯子  
交叉起冰糖手指  
天使二溅落在过路的马鞍上

那托着白蜡烛、系着摇曳的蓝丝巾

悬浮在你窗外的是suicide  
有张不断消融的脸；一枚灰斑点卵  
是她全部行李  
那几乎撞上了井缘的是回声  
从前她不是天使

当一颗颗浅褐的杏仁  
从她们发辫中滚落时  
天使是铃鼓

是撕裂的玻璃  
你懂得站在雨后廊檐下  
耐心转动一把降雪的伞

2009

## 图书馆杂章

1.

红屋瓦

青松柏

河上络绎漂过的伞之骸骨

风中张皇的虚线之鸟

不明就里的人多幸福。我们

谈论自由

仿佛它真的存在

2.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比写诗更能令我停止惊惧

那战栗的弓，我告诉自己，

只是一场颤音练习

3.

强健的体魄

于生活并非必需

于写诗却是。诗将人逼入

缟素之地，你得站稳

才能毫不晕眩地

凝视头顶上疾涌的群青

4.

从此我不再有别种语言  
不再有  
除爱情以外的  
与人交会的方式  
是的，那些大步流星  
或跌跌撞撞进入我生命的人  
我将爱你们  
至死不渝  
至死  
保有整个志留纪的距离

2010

## 游园

我拒绝相信

石头们的流言蜚语

是日废墟卷起靡丽浪朵，兽首言笑酩酊

你手持相机，胸有成竹

在残拱间投下炭条阴影

日高草蕤莺啭，一切都太有生机

猫洞穿日晷，幽灵刺绣断柱，线法画

让钥匙心脏的祭司佯装从牡蛎中升起

让香气袭人的王妃跪下祝祷：上帝爱阿里

让横卧的巨人鼻翼翕张，女巨人抹上黄砂眼影

让云朵与云朵商议归宿随即粉身碎骨

而黑夜与火舌心照不宣，谐奇趣

此世充满看不见的罅缝

我们曾千万次滑入其中，消匿无踪

是蓄谋已久，或是不幸的际遇

海晏堂寂静无声，我无答案，黄花阵错综盘曲

是日我们再度正襟危坐，观水法，谈论着皇帝

当夕阳如每一个黄昏，在垣间草穗的耳垂上

涂一层闪亮稀薄的蜂蜜

2010

# 火柴

一片鸟影擦亮松木，洒入万花之海  
点着了千匹骏马

你的拜占庭都安全，晚云骗术稳固  
最不肯说谎

陆路早已封死，你死忠的渔网角斗士  
已自礁石长出新的肌腱

他不为你流眼泪，就像我忙着叠纸币  
不会救你于滩涂。看看大海

和空中盛开的蔚蓝深井；看看漩涡里的碎镜子  
圆心永远燃烧的鹰骨，你不觉得

这样也很好吗。

2011

## 红沙发

整个下午我在凹面打着盹，黯红的，眯起眼睛蹭着布，脏罩子就快被我吃完了，

在顺便吃掉尘埃面包之夜，我吐出的车厘子结成螺丝铆进梦的背光带，  
顶出一圈白灵菇，腿比枪膛还要细

升起后丛林法则的狼烟，我吹着泡泡掏着鹰头猫内脏，揩揩手指想把沙发发送给你，

它真的是我所能给的最好，假如它懂得慢慢飞慢到我们不记得，做个死囚多美好，

持续向内崩坍是矮星与蜂房

创伤性记忆是奥陶纪，被迫自渎是冰山吐纳双虹光，冰山的真元

“唯有火山懂得保存”，“反过来也一样”，我眨着睫毛假装稳稳射出瞳孔里的针，

擦过一切你在的靶心，给太阳留下人称黑子的箭痕

2012

# 虹

我早就听说彩虹末端什么也没有  
这样也无妨我梳理筮草  
打点细软玻璃，把蜡灯朵朵剪好  
射出的子弹反正硝烟寿命最长  
上路无非是把巨婴别在太阳穴上

当它落地成猪，我正攀爬海畔阶梯  
运算海鸥吞吃脑干的反噬率  
那头巨鲸终于厌倦了假扮岛屿的把戏  
众少女的头颅诵着大悲咒滚入海渊  
萨福是个淫女，你不要觉得可惜

可是旷世的虹突然从海岬背后抽出  
懵懂了水天之际最世故的魂灵  
猪的错愕，我体内暴走的打点计时器  
把黯红刺入深紫并打翻整罐金币  
虹在喊疼：“你他妈懂不懂光谱——”

内虹比外虹璀璨，康斯太勃从未混淆  
杏树怒放的风景；在所有自杀胜地  
还乡的隐士打坐于忘乡的峭壁  
猪在崖底沐浴虹在苍空调笑着约期  
突然我渴望降落却找不到浪尖的机坪

# 关于诗的七个非自然段

## 增订版后记

一

没有什么诗是非写不可的，也没有什么诗非读不可。诗的必然性在文字之外。

“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去”，这类句式对儿时的我很有蛊惑力，近乎咒语。

长大一点，继续从《传道书》学到不要为在此世感觉虚渺无根而遗憾，又从《约伯记》学习去阴翳最深的地方凿光，从《梨俱吠陀》和《奥义书》学习词语的御风术，从《古兰经》学会拒绝解梦，从《维摩诘经》学会不为自己的阶段性密集控感到耻辱。

落实到诗艺上，它们决定了我想写的那类诗：夜空中瑰丽的烟花，颠倒梦想，力与美在进入黑洞前临界摩擦，过后什么也不剩下。

二

诗歌不一定要成为关于宇宙真理的寓言，不过当我看到圣埃里金纳这样的象征主义者写下“世界是一场盛大的神显”，还是很想吻他一下。

真理的身体固然炫目，文学的工作对象却是衣服。诗或许是最贴身的那层蝉纱，但那些主要关心身体的人终会索然离去。

诗人是那些自愿留下并在衣褶中长久逡巡的人。

恰如用地图寻找方向的旅人，终会消失在以地图为审美或沉思对象的旅人眼中。前者将找到路，后者将找到一座迷宫。

找路的人固然众多，却也有人不以迷宫为恐怖。

两者将拥抱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

我希望写一首诗可以让我缓下来，听到远处的鸟鸣逐一将远古地球的渊面点亮。

好诗近巫，不仅演绎语言的可能性，也向存在之森林推开一扇摇摇颤颤的门。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有时候，写诗的人误尽一生，倾其所学，不过是为了将那面对面的时刻延宕一会儿。

哪怕就一会儿。

四

感官并非不重要。

明谷的贝尔纳在他的《雅歌》评注中，把渴求神恩的过程描述成一种触觉经验：“你将用信仰之手、渴望之指、虔敬之怀抱去触摸，你将用心灵之眼去触摸。”

只要运用得当，感官可以成为进入灵魂的海底电缆。正如诗也可能教人活下去，“用诗歌学会坚强有力”。

中世纪欧洲和阿拉伯神学家强调对内外感官的区分和平衡，“心之耳”与“肉之耳”一样重要。

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乐感。或者说为了彻底完成一首诗，必须为它发明与其内容相匹的、独一无二的音乐形式。这方面，心之耳与心之眼总是同时工作的。

我希望用隐蔽的音乐性来引诱内耳，使之微敞，轻颤，飞翔。但愿读诗者感受到被催眠的美妙，却永远看不见催眠师。

“诗是声音与意义之间被延宕的犹豫。”瓦莱里的陈词滥调对我仍成立。

只是在今天，声音即意义，意义也不过是往昔生命中一次随机的爆破在今日产生的命定的回音。

发出和倾听属于你的回音。

## 五

不知不觉中，我又跌回人群中央，每天面对很多的噪声。

可是没关系，海贝和滩涂已经把我硌成一座岛，我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就是扎营在岛屿上。

寄居蟹无法挣脱壳，克鲁索不可能踏上大陆，我也一样，我长成了岛，无论情愿与否。

白天我在陆地上跑跑跳跳，看起来是一棵猴面包树或一只袋鼠，天生属于大陆。我运用岛屿的法则在大地上生活，没人需要知道我是一座岛，一座伪装成树或者袋鼠的环礁岛。

## 六

习诗者都是岛居者。诗人是语言的提纯人。

提纯语言就是提纯我们的生命经验，提纯所有未经同意注入我们骨髓的眩晕、欢欣、痛苦、羞耻、执念、神秘。

要把所有被磨损和侵蚀的语言抛光，让公共化的语言再次个人化，让笼统的语言再次精确化。要在混沌的音声之海中炼出一组微弱而果决的音阶，这需要我们的心变宽、手变细。

## 七

写诗如孤身拂尘。

我们的心智，连同这世界，在惯性和熵增中蒙上了尘埃。一个成熟的手艺人，会知道在哪一个瞬间，擦拭将是有效的，万事万物的这一块可以清晰起来。

诗于我是生存方式，是地图师的六分仪也是地图本身，是不能出借的铅锤和角尺。诗是尘世之锚，是观星者的镜片也是熄灭中的远星，是尝试驻留而转瞬抽身。诗是寻找家园和对家的摧毁，是这一生每次遇劫后沿途洒下的花粉线索。诗是一切告别中宛如开场的试错，也是所有漫长的坠落前闪亮的幸存。

诗是白猫登宵前最后的犹豫。

包慧怡，2020年6月